

蕉風

譯 匡 力 丁但者作的曲神
 莽 魯 話神山婦寡國中
 士 茹 波風的貓
 凡 魯 ? 過之誰
 文 斯 孔 「夢春地戰」的威明漢

海秋」演義會師教學中文華坡加新為團劇聯藝，日二十月本
 。面一旗錦送贈琪陳演導向氏柏惠林事理務常會該由，「棠

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

蕉風

半月刊

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生

出版者：蕉風出版社

電話：二八四七二

53-A, Zion Road, Singapore, 10.

承印者：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

電話：三〇九三八

42 Trus Street, Singapore, 2.

總代理：友聯書報發行公司

電話：二二三七三三

469 North Bridge Road, Singapore, 7.

零售：每冊叻幣二角
訂閱：半年叻幣一元二角
全年叻幣四元

本期目錄

萬里望	魯漢青
展望馬華文藝的遠景	申
愛之深·責之切	一
神曲的作者但丁	力
中國寡婦山神話	魯
心的蓓蕾	汪
貓的風波	茹
黎明之前	余
誰之過？	魯
一隻船	白
痴情話	江
大風暴	亮
我控訴	金
向日葵	薛
人生就是舞台	黃
爲「秋海棠」落淚	台
漢明威的「戰地春夢」	孔
文訊	斯
讀者·作者·編者	本刊特輯



香港「祖國周刊」第二九四期載有「寶島閉情」通訊一篇，文中指出台灣朝野尋樂貪歡，醉生夢死的種種現象，令人讀之笑中有淚。幸有「山姆叔叔」的協防，尚可苟安，還管甚麼「軍士陣前半生死」，且樂得「美人帳下猶歌舞」，圖個眼前痛快，以遣有涯之生罷了！（于萊）

本月三日，北京的「人民日報」上，刊出了毛澤東的近代詩兩首，題名是叫做「送瘟神」，現特照錄如下：「綠水青山枉自多，華陀無奈小虫何？千村薜荔人遺矢，萬戶蕭疏鬼唱歌。坐地日行八萬里，巡天遙看一千河。牛郎欲問瘟神事，一樣悲歡逐逝波。」「春風楊柳萬千條，六億神州盡舜堯。紅雨隨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爲橋。天連五嶺銀鋤落，地動山河鐵臂搖。借問瘟君欲何往？紙船明燭照天燒。」毛在附中說：「讀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，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虫。浮想聯翩，夜不能寐。微風拂照，旭日臨窗，遙望南天，欣然命筆。」

毛澤東這兩首詩，雖有附序註解說明，但我仍覺得他是借題發揮，他的真意許是送赫魯曉夫這個紅色瘟神吧！（魯漢）

台灣省近又掀起「拒讀黃黑色書刊」的運動，搞得熱鬧得很。最好笑的，是苗栗縣盲人協會舉行會議時，且通過了一項「拒讀黃黑色書刊」的提案。

這真是「東方奇談」，如非見諸台灣官報的正式記載，誰會相信？可是，萬不能責怪盲人瞎鬧，而應歸咎於「官僚政治」之太爲害也。

！（妙人）

北京政府最近開掘十三陵，赫然發現萬曆帝遺骸，得到許多「無價之寶」。

中國歷代帝王盈千，寶物無以計數，是一筆很可觀的財富。但是，以前的那些統治者，沒有現在的統治者聰明，不會在死人身上打主意。（修士）

報載：新加坡有二私會黨，因爭奪地盤而時起衝突，先後發生命案多宗。

我提議政府大可不加鎮壓，讓其自相殘殺下去，最後必定兩敗俱傷，不用吹灰之力，就把私會黨消滅了。（獻計者）

吡叻許多礦場被迫停頓，失業礦工受到生活的痛苦煎熬，甚至連配給米也無錢領取，全家皆以木薯度日。於是，有些好心腸的教士，便大事分派「主禱文」，說是唸了會「快樂」，因爲裡面有「願你的意旨行在地上，如行在天上，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」等句。

這辦法果行得通，唸唸就可以解除飢餓，則雖遭失業也不用愁，還要向政府請什麼救濟呢？（李怡興）。

意大利的天主教會，最近創辦了一間「好妻子」學校，專門教導女子怎樣做個賢內助，並派該校學生常去勸說未婚男子早日找個好妻子。

若是世界各國都能群起效法，着手創辦「好妻子」學校的話，則真是天下未婚男子之福音，因爲每個獨身漢必不會娶到「壞老婆」了。（老婆迷）

展望馬華文藝的遠景

——為「蕉風」三週年而作——

蕉風創刊到現在，轉眼三週年了。在星馬這塊不算肥沃的文化土地上，一份刊物能够維持三年，確實不是易事；尤其一份能够保持相當水準的文藝刊物，能够繼續不輟的維持三年，更不是一件易事。在這方面，我們不能不衷心地感謝各位作者的合作與讀者們的支持。

在這三年當中，蕉風的內容會有過幾次的改進，也曾有關心我們的朋友向我們幾度提出建議，希望我們能把蕉風的內容改爲綜合性，好適合更多讀者的趣味。我們深切知道：在這文藝氣氛不算濃厚的當前環境中，辦一份既不帶政治色彩，又沒有黃色情調的純文藝刊物，的確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。但是轉而又想：怎樣才能使文藝氣氛不算濃厚的當前環境，變得文藝氣氛濃厚起來呢？假如連一份僅存的文藝刊物都經不住環境的誘惑，爲了盲目追求更多的銷路，而向現實低頭，放棄了原來的宗旨，豈不把僅存的一點文藝氣氛都摧殘殆盡嗎？這樣，怎能對得起現有的基本讀者，怎能對得起愛好文藝的朋友們對我們的期待，怎能對得起自己的良知和過去創刊時所作的諾言。更何況一份刊物的存在價值，並不完全依賴銷路。銷路是一份刊物的生存條件之一，但不能以其銷路的多少來作爲判定一份刊物的價值標準。在黃色氾濫的地區，低級趣味的書報往往有突出的銷路；在政治狂熱的地區，宣傳報刊的銷路也憑藉着政治力量往往會創造出奇異的記錄。但，這一些都是畸形的現象。它們的銷路愈廣，所給人類心靈的殘害愈深。我們無法拿生意經的眼光，以銷路的多寡來判斷一份刊物的價值。相反地，一些有學術價值，有文藝價值，而能在歷史上站得住脚的刊物或著作，在當時往往是銷路不暢，而其真正價值却歷久愈明，至後來才爲人欣賞。這不是說：凡是銷路不暢的一定都是有價值的東西。而是說：站在文藝工作者的崗位上，不能急功近利，一味迎合讀者的趣味，而應該眼光放遠，捫心自問這份刊物辦得是否有意義？是否有遠景？如果有意義、有遠景，便應該按照原來的宗旨堅持下去，不可中途改變主張。經過了三年的歲月，我們相信：像蕉風這樣的一份純文藝的刊物，在當前的星馬環境有其需要。不僅有其需要，且有無限美好的遠景。我們絕對承認：在這三年當中，蕉風的銷路從來沒有趕上過時下暢銷的黃色報刊。但是，我們却擁有幾千個愛護本刊的基本讀者，時時在鼓勵我們，支持我們。我們沒有理由忍心拋棄了這些愛好文藝已相交三年的老朋友，去向黃色報刊

看齊。在這三年當中，蕉風始終能保持着一個相當的水準，成爲星馬文藝讀者的共同園地。並且我們的作者陣容逐漸擴大，許多年青作者經過了三年的錘鍊，都已頭角崢嶸，壯大了星馬文壇的實力，使星馬文壇呈現着蓬勃的朝氣。這些事實的存在，都在鼓勵着我們，使我們無法退後，使我們本着過去的理想繼續耕耘下去，繼續爲馬華文藝的發展而服務。

記得，在蕉風創刊之始，我們除了要把這份純文藝的刊物保持一定的風格之外，還有一項更大的願望，就是希望能把華文文藝馬來亞化，使馬華文藝能在馬來亞的原野上生根茁長。當然，今天的華文文藝，已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，歷史累積下來的寶貴遺產，豐富了華文文藝的形式和內容。要想把這些成熟的文藝移植到馬來亞來，使其適合於馬來亞的土壤，適合於馬來亞的氣候，以做到新興的馬華文藝必然與過去華文文藝有所不同，亦非一朝一夕所能達致的易事。這是一項需要長期培育的工作，決非硬性規定一種新式文藝八股所能完成的。更何況連這種文藝八股到現在還沒有人提出。所以，當前的馬華文藝尚在草創階段，尚在摸索階段，尚在啓蒙階段。蕉風在這方面所能做到的，只是提供一塊公開的園地，供所有愛好文藝的馬華作者來共同壅植、共同探討、共同創造，以不同的形式來描述此時此地的內容。期望在不久的將來，以大家共同的努力，孕育出新興馬華文藝的壯芽，使馬華文藝能開出燦爛的花蕾。

創作培育馬華文藝的最好肥料，只有不斷的創作，才能使馬華文藝生根茁壯。我們不只願意以蕉風這塊園地來供給大家發表創作，並且願意更盡園丁的責任，幫助青年朋友們創作。只有這樣，馬華文藝才有遠景。我們衷心地相信：這遠景是不會落空的。

本刊啓事

文藝是沒有迫切時間性的，一份文藝刊物也不似新聞性報刊，要緊緊地掌握着時間。因此，本刊爲了提高馬華文藝的水準，加強本刊的內容，決定自下期起改爲月刊，每月出版一次，並將出版日期逐漸提前爲月初出版。凡本刊舊有訂戶，將按期計算寄發至期滿爲止，並望各作者繼續向本刊踴躍惠稿。

切

之

責

深

之

愛

· 者 讀 ·

今天，「蕉風」三歲大了！

在現社會裏，人慾橫流，色情猖獗，一份「不阿諛世俗，不逢迎時好」的文藝刊物，要想能够站得住脚，殊非易事。可是，「蕉風」創造了一個奇蹟，她不但沒有夭折，反而長得很結實，一天天在壯大。

最可喜的，是在這三年中，「蕉風」有着輝煌的成就。例如：從原來的小開本改為大開本，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、印行文藝叢書多種等等，都是特別值得稱道。古語說：「三年有成」，現可引來作為「蕉風」的最好說明。

我是「蕉風」衆多讀者當中的一個，這三年來，她成了我的最好朋友。每次，當我見到了她，我總要晚睡一兩點鐘，好和她談個盡興。一向慣於早睡的我，爲了心愛的她，也只好破例而不悔。記得有位古人是「愛月夜遲眠」的；我呢，則是「愛讀『蕉風』夜遲眠」了。

凡是「蕉風」的讀者，都該知道她的內容豐富，無所不包。像「萬里望」這一欄，嬉笑怒罵，皆成文章，痛快淋漓，戲而不虐。「文訊」這一欄，把各地文壇動態、出版消息和作者近况，都作一簡單扼要的介紹，使我們這些不出門的秀才，也能聞知一些天下事。「文壇雜話」這一欄，將中外許多活着的和死去的作家的生平、著作、趣聞、軼事，要而不繁，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，幫助我們認識一個個作家的生活和作品。詩之頁每期都有，精選已成名的和未成名的詩人的創作，供我們欣賞、玩味、觀摩。至於小說，期期都有精彩之作，且篇篇皆够份量，頗能引人入勝。他如文藝理論、小品、散文、雜文、遊記、寓言、童話、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，也是經常珠玉雜陳，琳琅滿目。在這被稱爲「文化沙漠」的馬來亞，有這麼一份理想的定期刊物，眞使我們感到驕傲。因此，我願大家愛護她、珍惜她、哺育她，讓她長得更健康些、更活潑些、更強壯些。

再看「蕉風」的外形，樸素、大方而美觀，給我們很好的印象，使我們一見了她，就會深深地愛上了她。像封面每期刊登的木刻，鬼斧神工，精美絕倫。內文的編排尤爲清新醒目，如標題的大小、版頭的襯配、字體的運用，都做到十分得當，可見編者在這方面花了不少

心血。更難得的，是編者從不把一篇文章分割，有如時下許多雜誌所常見的「下轉頁」，給讀者添些麻煩。以上所說種種，雖云小道，但如非編者煞費心機，曷克臻此？還有校對的認真，也值得提了出來。不論在第一期上，很難找到錯置、遺漏、顛倒的地方。校對工作原很瑣碎繁雜，做到了這個地步，該是讀者有福了！

概括說來，「蕉風」的好處，可以一言以蔽之，就是：「雜而新」。惟雜，乃有趣；惟新，乃不腐。這兩種好處，使我一接近她，便彷彿接近花草一樣，有一種清新之感。我愛花草的顏色、香氣和葉兒上的露珠，而「蕉風」就是剛買來的花草，惹我生愛。因此，我拿起「蕉風」來讀，決不會想到這是要讀一本什麼聖經賢傳，而必須焚香淨慮的，搖頭幌腦的，擺起酸腔臭架子。所以，我覺得「蕉風」眞是一本好刊物，如到了應該與她見面的時候而見不着，便會感到煩惱和不安，彷彿我那所愛的人爽了約一樣。

不過，由於愛之深，自不免也責之切。所以，我希望「蕉風」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達到盡善盡美的最高境界。

第一，我願「蕉風」每期有一兩篇硬性的文章，如新出版的重要書籍的評介，如當今文學藝術的新趨向，如古典文學作品的研究，把份量再加重一些。

第二，我願「蕉風」少用香港和台灣的作品，多用馬來亞本地作家的作品；雖然馬來亞本地作家的作品在水準上差一些，也還是要多用。這就是「文藝的地域性」，該朝此方向發展才是。

第三，我願「蕉風」少用老牌作家的作品，多用新進作家的作品；雖然新進作家的寫作技巧不太成熟，但爲了獎掖他們，提携他們，鼓勵他們，應該儘量多用一些。

第四，我願「蕉風」對於處理稿件做到一個「速」字，能用就用，不能就用立刻退還。

第五，我願「蕉風」爲讀者在某些事情上盡點義務，例如代購書籍、收轉信件……等等。

第六，我願「蕉風」多加些插圖。
最後，我願「蕉風」萬歲！

神曲的作者但丁

譯 匡 力

著 斯 瑪 湯 .L .D

這是一個很普遍的錯誤，就是以為詩人只不過是一個韻文的作者。詩人的涵義是並不只此的，詩人「Poet」這名詞源自希臘文的「poiesis」，這字的意思有如下的幾個涵義——創造者、設計家、音樂的語言的編者和音樂的思想的作家。

一個真正的詩人是一個創造者，更進一步而言，他還是一個先知。真的，古代羅馬人就是如此的，他們用同一的字「vates」來并指詩人和先知。「先知」卡來爾就如此地提醒過我們了：「就是一個顯示我們該作些甚麼的人；而詩人呢，就是一個顯示我們應該愛些甚麼的人。」他是一個探索者和一個預言家——「一個被祝福的上天所賜的帶來光明的人。」——他比我們所有其餘的人都看得清楚些，不單只是在人類的未來方面，他也窺測到上帝的意旨。他能够「深入未來」——據但尼遜的解釋——直到人類眼睛所能看到的遠處，預見那最後的景象且如此讚嘆，那時戰鼓已再不敲响，戰爭的旗幟已經捲好收藏在所有國家的會所，人類進入一個大同世界。

一個真正的詩人是一個創造者和一個先知，同時他更是一個教師，他不只見到了光明而且還指導我們的步伐。當學者們正靜靜地坐在他們隱蔽的空想的象牙之塔，而詩人却總被發現在為人類進步而作戰的前鋒。我們很少見有保守派的詩人，多數的詩人都是現實的叛徒。偉大的詩人常在努力於消除這世上的不公正，和設法使世上的美永存不朽。他們為今日的人類和明日的超人間建立了最密切的聯繫，他是「我們崇高的兄弟」，保護和率領我們「經過這世界的傾斜向上的黑暗的台階，以至上帝的跟前。」

所以，詩人這就是傳遞上帝的善良意旨給人類使者，——是我們一個崇高的兄弟，他有預見的眼睛，他有歌唱的嗓子，他有一個充滿希望的心靈，他屬於人類中最優秀的份子，而且正被廣泛地了解認識。再引用一句卡來爾的話：「詩的氣質是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靈的。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詩人，當我們在能理解地閱讀一首偉大的詩。

註：這篇短文本來是H·T·湯瑪斯和D·L·湯瑪斯合著的一本詩人傳記的序言。

——力匡識——

在公元一二六四年八月，有一顆彗星出現在意大利佛羅倫斯的天空，它由東向西地移動，它的尾巴發出了一簇扇形的燦爛的光輝，把夜晚照亮得如同白晝。在佛羅倫斯的居民都互相傳說說：「這顆彗星是一個偉大的人誕生的預兆。」幾個月過去了，在一二六五年五月將盡的時候，一個嬰孩誕生在阿列加魯先生和加伯列拉夫人的家裡，這夫婦把這孩

子起了個名字叫都蘭特，把這名字簡短地叫就是但丁。

但丁是一個憂鬱的孩子，形成他如此的個性是有原因的，因為他在五歲就失去了他的母親，到他十二歲的時候他父親也逝世了。他的蒼白而瘦削的臉，他的帶點赭褐色的金髮，和他的黑黑的疑問着的憂愁的眼睛，使他的面貌有一種淒涼的神態。人們常叫他做「在別個世界的小詩人」，他使人們感到一種奇怪的感覺，當他把他底悲愁的小臉轉過來迎着他們。

而有一個女孩是但丁很想看却不敢看她的，因為貝特麗絲——人們都叫她做貝絲——出身富家，她的父親波德是一個佛羅倫斯極富有的居民。一次，但丁居然偷偷地看了她一眼，那是一個節日，看着她那金色的頭髮和那件深紅色的衣服，但丁以為她是由天上下降來只為了滿足他的眼睛的，只是那迅速的一瞥之後她就走了，那時他們兩人都不過只是九歲。

幾年過去了，這次是輪到貝特麗絲看但丁了。「她經過街道時，我非常羞怯地站着，她的眼睛朝我站着的這邊看，以不可言說的謙遜，她賜給

了我一個嫵雅的微笑。」

這就是這段羅曼史的開始和它的結束。但丁，自己太知道了他這份對貝特麗絲的熱情是無望的，他個子矮、瘦弱、鈎鼻、口吃、而且出身低微。一次，在一個婚禮裡，女孩們模仿嘲笑他的笨拙的姿態和結巴的言語，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？但他是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思想寫出來的，有一天，他將會寫關於貝特麗絲的一切，他將會用文字聰明地尊崇貝特麗絲溫柔的美，從沒有那一個女人會得到過如此尊崇。以貝特麗絲作他的嚮導，他將把他的人類的熱情轉化為神聖的詩篇。

二

貝特麗絲後來嫁了一個富有的銀行家的兒子，在婚禮舉行後不久，她就死去了。從此，但丁一直過着他的「精神的寡居」的生活，他進入了他那城的政治的圈子，他在甘巴狄諾之役作戰，他參加佛羅倫斯的藝術家的舞會和嬉戲，同時，他變得狂熱地喜歡了那時很流行的運動——用鷹來打獵。但所有這些活動不過是表面上的，在他的內心深處，他只為一個目的而活着，就是用詩歌把那份迅即逝去的快樂的印象變成不朽，他經驗過這份快樂的，在他認識貝特麗絲的那段短促的時間。

而這個快樂的歌，是慢慢地成長在一個非常不快樂的心靈裡的，因為但丁有一個騷亂的靈魂和正生活在一個騷亂的時代。那時佛羅倫斯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黨派——教皇黨和皇帝黨，大體就像現在的自由黨和保守黨一樣。而但丁，一個態度自由和獨立思考的人，兩個黨派的信徒都不是。真的，他創立了一個他自己的超然黨派，一個如此的黨：「他是指揮官又是唯一的兵士。」在一個短期中，他會被選為佛羅倫斯的長官之一。為了渴望取得這城市的安寧，他把這敵對的兩黨領袖都放逐出境了；為了想建立佛羅倫斯的和平，在放逐的名單裡，但丁甚至把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加浮干帝都包括在裡面了。

在一個短期內，佛羅倫斯得到了和平，但和平並沒有降臨但丁的家。他已和甘瑪·多拿蒂結婚，那是一個習慣庸俗言語刻薄的悍婦，她沒法了解她底有詩人的不羈氣質的丈夫，不了解他兼有的凡間的激情和屬於上天的思想。而但丁也無法容忍他妻子的急躁、潑悍、妬嫉、懷疑與平庸的思想。他倆有幾個孩子，但這些孩子都不是愛情的結晶。

他的家庭的不愉快，是但丁心理上的終生的刺激。他走過這城市的街道時，永遠帶着一份內心的煩悶。他常常指摘別人因而引起口角，他不時和他的對手惹起筆戰，這些筆戰之一，使敵對的雙方都失去面子，這就是有一次的但丁和多拉提（但丁在佛羅倫斯的政敵）彼此用十四行詩來對罵。但丁把多拉提叫做：「不只是個老嫗還是個好色之徒，不只是個好色之徒

徒更是個賊，不只是個賊還是個雜種。」而多拉提呢，為了回敬，就指摘但丁是：「一個懦怯的父親的懦怯的兒子，叫化子，幫閒，一個賊僕，會去毆用鞭來抽打他的人的手。」

這些指摘，雖然非常生動，但是並不真實——至少就但丁個人來說是如此。因為但丁決不是一個懦夫或一個諂媚之徒，他的勇氣和他的直言無忌的習慣，是給他帶來最大的煩惱的主因。他曾經作為使節去見當時的教皇波尼菲斯第八，那是一個對世俗的權力比上天的教贖更感興趣的人，而但丁直率地當面告訴他說他不對，教皇有禮貌地微笑，同時記着以後要監視這個傲慢的傢伙，他的舌頭遠超過他的審慎。

波尼菲斯是一個絕不忘記任何嫌隙的人，當但丁正準備回到佛羅倫斯的時候，他接到了一份命令，說他已由此城放逐，罪名是侵吞公款。但丁請求回去處理這件毫無根據的罪名，但他被警告，如果他胆敢再踏入佛羅倫斯一步，他將會遇到生命的危險，他會被用火燒死。

於是，這佛羅倫斯的年輕的詩人變成一個無家的流浪者，沉默地、孤獨地、而且情緒惡劣到極點。引用他自己的話：「像一個旅人，他沿着一條他從未走過的大路行走，當遠處每一所房子出現在他眼前，他都以為那是客店，走近了却發現不對，又將希望寄與另一所房子。他就如此地由一所房子走到另一所房子，一直到他走到一處他可以躺下休息的地方……」偶然地，他也在一些貴人們的屋子找到托庇之所——並不是作為尊貴的賓客，而是作為被藐視的乞丐。因為那時他還未被人承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，人們只知道他的身份是一個不名譽的政客，而且等於被宣告死刑了。那些貴人們憐憫他，丟給他一些食物的殘餘，一如他們也丟給一隻狗一樣，然後他們就轉面向那些貴婦和小丑們了。一次，但丁終於得到一張宴會請帖把他稱作詩人了，有一個貴人問他，為甚麼別人注意那些滑稽滑稽的丑角還比注意但丁多些呢？「因為，」但丁回答說：「同類自然是喜歡同類的。」

這是沒有休息的、被侮辱的、痛苦的生活，但丁忍受着這一切，他帶着如此的驕傲，把自己視作在一羣奴隸前的主人。因為，雖然擁有物質的財富，那些貴人們事實上毫不高貴，在但丁的眼中，他們全都是智力上的心靈上的乞丐。比起他們的黃金和珠寶，但丁有的是一份更純粹更不朽的財富，他所擁有的是一份靈感的思想寶藏。

三

當但丁的思想漫遊着經過那無窮盡的空間，由地獄經過了淨界以至天堂，他的肉體仍然渴望着那一小塊佛羅倫斯的土地，他是由那塊土地被放逐出來的。他一次復一次地請求洗雪罪名，恢復他的權利。但佛羅倫斯的

統治者們却拒絕替他伸雪，而只允許賜給但丁寬宥。但丁憤怒地拒絕接受這份寬宥。「難道，」他如此寫着：「這樣就是但丁的光榮的歸來故鄉，當他經過了差不多十五年的受苦和流浪？難道一個無罪的人，他有充份權利，會忍受如此卑屈的侮辱，再加上他已受的迫害？一個如此的人，哲學的伙伴，決不會允許他接受那當作罪犯的約束；一個如此的人，正義的詩人，決不會向無理壓迫他的人們道歉；我決不會如此地回到我的鄉土。」

於是，他找尋其他的辦法，他聯合了一群和他有相同想法的被放逐者，他嘗試強迫進入這個城市。這是一份英勇的但却無望的努力，他終於和這些被放逐者分手了。他的身體，和他的思想一樣，也是只能孤獨地旅行的。「幾乎在每一處經過的地方都說同樣的話——意大利語——一個流浪者，差不多是一個乞丐了，我到處行走，不情願地向每一個人顯示我底不幸的創傷。我真的像一條船，沒有帆也沒有舵，藉着那一陣熱風——那憂愁與貧困的呼吸，駛向不同的海港、江灣和海岸。」

他作為一個詩人的聲譽如今開始漸漸傳播到意大利各城市了，但當人們看到他的時候，都懷疑是否神聖的天才的火燄可能燃燒在這衣衫襤褸的軀體裡頭。「我出現在很多人的眼前，他們也許都聽過了我的聲譽的，他們都認為我應該是不同的樣子，那些這樣地看我的人，不單是侮辱了我個人，同時也侮辱了我的工作。」

他的外貌，即使在更優越的環境中，本來也很難吸引別人的尊敬的。「他的臉，」據薄伽丘的描寫：「是長的，他的鼻子尖銳起稜，他的下頰太潤，他的下唇有一部份比上唇凸出，就像隨時準備和人爭吵。……他的肩膊往下斜，他臉黑，眼眶很深，現出憂愁的和挑戰的表情。」無論如何也不是一個可親的同伴。「但丁這人，」納蘭尼，另一個與但丁同時代的人的觀察說：「是傲慢的，羞怯的，瞧不起人，如同一個無禮的哲學家，幾乎不知道如何好好地接待那些沒有智識的群眾。」

就是這樣，他孤獨地經過這生命的世界，而不是一個死亡的世界。他由思想中咒來了無數的靈魂，在地獄的，在淨界的，在天堂的——他賞賜和責罰那些男人、女人和孩子，根據着他們的功過，也本乎上天的正義和人類的同情。從來也沒有過一個詩人，曾經像但丁在他的「神曲」裡面一樣，創造了那麼多活生生的形象。「神曲」，那對於死者的不朽的史詩。他所寫的形象全都如此生氣橫溢，因為作者對這些形象的感覺是非常親切的。波尼菲斯第八曾經威脅過要把但丁投進火裡，如今思想的火燄燒灼着進入了但丁的心靈。他將要對他的敵人報復，按照耶和華所訂下的法律——以眼還眼，以永生的火對抗死亡的火。他在地獄裡保留了一個最可怖的座位給他的敵人——波尼菲斯第八。波尼菲斯是在一三零三年死掉了的，那時但丁正在寫着他的「地獄」——神曲的第一篇。「你已經站在那裡

了嗎？」但丁切望地問着，他在想像中指着在火阱中的一群西門派——在教會事務中貪污的人——問：「你已經在那裡了嗎？波尼菲斯。」

但丁把無數他的敵人全放進了「地獄的火燄和冰窟」，自然，「地獄篇」的價值並不只是一篇個人報復的史詩，它是按照美學的原則來把中世紀具體化的畫像。但丁曾被很恰當地稱為「沉默的世紀的聲音」。在人類類的想法，常常想由我們這顯然沒有計劃的世界中找出一個圖樣，而中世紀的宗教教師們就會經提供一個如此的圖樣。人類的戲劇，他們說，應該具有一個合理的意義和一個合邏輯的情節。德行應有報償而罪行應受罰——不在此世而在將來的世界。而但丁，以他的不受拘束的想像和科學的頭腦，他給予在未來世界的「無物之物」以一個居所和加以定名，他分派好各級的刑罰給各級的罪，他把他的「地獄」分成了二十四圈，每一圈都配備好了特別的刑具為犯了那些特定的罪的罪人。他把地獄的地形具體地描寫得如此生動，一如他在描寫意大利的地理情況。而他的想像力是如此豐富，他的筆下絕沒有那兩個地方或那兩種刑罰全然相同。

但丁所寫的地獄景象，如桑他雅那的說明，是「使崇高的思想變作腐敗了的工作。」此外，不管他有那麼些個人的——完全正當的——牢騷，他曾經盡一個人類詩人的最偉大限度作到公平。他放在地獄裡的不單是自己的敵人，還有上帝的敵人。裡面不單是有他如此痛恨的波尼菲斯，也有他所友善的法蘭西斯卡。他懲罰他們為了他們違反教理，但他也憐憫他們的受苦。

讓我們簡潔地描寫如何陪着但丁，開始這人類腦筋所能想像的最刺激的旅程。

有一天，但丁如此告訴我們：他發現自己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樹林裡，他到處被野獸襲擊，一隻豹、一隻獅子和一隻狼（這象徵人類的慾念、野心和貪婪），後來，古羅馬的詩人維吉爾出來把他拯救了。在維吉爾的著名的詩篇伊尼阿特中，維吉爾說他有過一次到冥界旅行。如今他答應作另一個旅客的嚮導，如果但丁也願意到那地下的地方去。

於是，他們一同下降，進到了大地的深處，他們到了地獄外面的空地。在那裡，但丁遇到了那些懶惰的、卑不足道的靈魂，他們在生時既不算大壞，也不會努力過想做好。在地獄裡，他們必須為他們對人生的冷淡而受處罰。他們的刑罰就是必須被迫長期工作，不許休息片刻，「就像一顆顆砂粒永遠在旋風裡旋轉。」

跟着我們進到了地獄的內部，那裡分成了三區：第一圈囚禁了那些熱中利祿之徒；第二圈關着一些騙子、光棍；第三圈是最可怖的，那裡關着那些冷血的刺客、叛徒和間諜。

這是一個黑暗的、可怖的、無望的空間，但丁帶着我們進到這裡了。

「誰如果進入這兒，必須放棄一切的希望。」在第一個圈裡，那些熱中的靈魂被用燃燒的砂來洗淨他們的熱中之情。在第二個圈裡，那些騙子的靈魂被魔鬼鞭打趕入一個惡臭刺鼻的膠黏的池裡，這些靈魂在地獄裡被這些作嘔的物質的污物所泡浸，一如他們在地上時的泡在那些同樣使人作嘔的精神的污物裡頭。這些光棍、騙徒、造偽幣的、賊骨頭們，這些看來就像不會因為痛苦流淚的人，如今常常被痛苦地絞扭變成了各種野獸的形狀。最後，那就是在第三圈裡了，在那個圈裡，我們看到了那對於叛徒、刺客們的刑罰。這是地獄裡最可鄙的罪人。第三圈，就是地獄裡特地留下來懲罰他們的，圍繞着一個巨大無比的冰結的海，這代表這裡的住客的冷酷的心，他們的身體像一束稻草一樣黏在這凝結的海裡，在這可怖的冰凍的荒野，他們的叫喊和眼淚都硬化了。他們的希望，一如他們的眼淚，也變成了水。地獄是永遠不會釋放他們了。

這些，就是地獄的三個部份——火燄、泥沼和冰原。正相當於三樣罪的種類——慾望、欺詐和殘忍。在這三樣罪裡，但丁告訴我們，殘忍是最壞的。

現在，但丁是已經帶領我們經過地獄的各個區域了，他再帶我們去看在旅程中的人類靈魂的另一個場景，人類靈魂滌罪之所——淨界之山。當死者的靈魂已經在地獄裡受完了應受的刑罰後，就先到這裡來滌罪才能進入天國去居住。這是一道高聳的往上升的石級，就在神祕的大西洋的中部——這個大洋在但丁的時代是還未被探測過的——一直地往上升，直至他的地上的樂園的最高的樹枝，這就接觸到了天國的最低處所了。這道經過淨界之山以達天國之門的階梯是既長又難走的，只有借助於熱望的翅膀，但丁才能克服了它。在途中但丁曾經停下來和那些勞作的靈魂交談，也為他們的能繼續向上高興。「人們經由這誠意、悔悟和愛的梯級，將一直引向上帝。」

當但丁由維吉爾的嚮導緩緩地上到頂點，一陣燦爛的樂音下降。他們聽到了如此的辭句，起先很輕微，然後越來越響，說：「光榮歸於最高的主。」

如此，走在那些靈魂們中間，他們都已經以溫和的悔恨的痛苦來洗淨了罪，但丁緩緩地向上走着，最後他們終於到達了光輝的天國的門口。如今給但丁帶路的已不是維吉爾而是貝特麗絲了。她，光明之女，就是但丁在佛羅倫斯的時候愛上了的，就是她的死亡從此奪去了但丁在地上的歡樂的。由一顆星到一顆星，她帶着詩人走着，沿着那一直往上升的極樂的與光榮的迴旋，一直到他們走到天國的最高處，上帝居住的地方。當他們上升得越高，那些光華就更為眩目，而貝特麗絲的臉也就越來越變得光彩。天堂上共有九圈，一圈在另一圈的上面，就像層層疊疊上的迷人的花

園，每一層都閃耀着不同形狀的光。一會兒光形成了一隻巨大的鷹，一會兒光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，一會兒光形成了一道光輝的樓梯向上伸展到無限。這些變動的形狀的光，是由那些靈魂不斷地移動所造成的，他們直排列起來造成的光的景象，可以和日出和日落時的燦爛的光輝相比。人類的語言，即使最偉大的詩人的語言，但丁說，也無法描寫天堂的燦爛，它的使人陶醉的無限的花朵、香氣、音樂和光。天堂，就是一個字，光——光就是美，美就是愛。所有樂園裡的靈魂，都聚集於一個無限的光的美的與愛的海洋。萬有在光輝的上帝的面前都合而為一。「一個完全的歡樂的完美的微笑。」

四

作為對他挫折的生命的補償，但丁寫下了他的神曲。他在世上被流放，被迫害，被藐視，於是，他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，在那裡他將被歡迎，被友善地款待，而且被讚美。他曾被迫去乞求貴人們的施捨，然而後來他把自己安放在如此的高處，他在那裡可以裁判世上的國王、王子，以至教皇。他被世上的人們打擊和侮辱，然而他終於繪畫出了他自己在上帝的世界裡的勝利。神曲是一個避難的夢想的國土。準備賜給一個受創的人——也為所有受創的人類。

這詩人，他曾如此利害地受苦過的，找到了對一切痛苦的撫慰方法。都來吧，我不快樂的兄弟姊妹們，進來這上天的王國，來到這和羈的「光明之女」的面前。「這首詩篇的目的，」但丁寫着：「是爲了想把人類由他們悲慘的境況救出，帶領他們到達快樂的境地。」

一直把這個念頭存在心裡，「他帶着破碎的心在絕境裡過了二十多年。」在這未完成他的工作之前他拒絕死去。饑餓、貧困、被辱、衰頹、威懾，有時還被毆打。他忍受了這一切和屈不撓地繼續他的工作。最後這詩篇是寫完了，他再沒有要作的事情，於是，他把頭放在一隻流浪者的枕上，他閉上了他的眼睛。

五

當但丁還在生和沒有名聲的時候，他的故鄉佛羅倫斯曾經威脅過要把他燒成灰燼；但如今他已死去而且著名了的時候，佛羅倫斯却請求有迎葬他的骨灰回鄉的光榮。太遲了，他已經被葬在拉維那了，他是死在那個城的。

在但丁死後五百年，拜倫勳爵來訪他的坟墓。拜倫，這個詩人，他從不在任何的活人的面前洩露他的感情的，却跪下和落淚在這死者的坟前。

中國寡婦山神話

·魯莽·

北婆羅洲境內，有一座高山，高達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尺，是南洋群島的第一高峯。這就是中國寡婦山，也叫做神山，當地的土著却叫它做支那巴奴山（Mount Kinabalu）。

中國寡婦山上，據說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湖。這個湖原也是平平常常，但就因中國寡婦山是神山，神山自然有些奇異，因此，湖自然也有些特殊——土人都說那是死者的樂園，也就是宗教上的天堂。

自古：名山和神話傳說都離不了緣，所以有名山就有神話傳說。

自古：神話傳說和名山都離不了緣，所以有神話傳說就有名山。

因此，就這麼一來，中國寡婦山便有一段哀艷的傳說。

因此，就這麼一來，中國寡婦山便變成了神山，湖便變成了天堂，遺留在人們心頭。

神山巔上，有這麼一個湖，一泓湖水，清澈而湛藍，襯托出湖底玲瓏的小石子，像天幕裡散佈的星星。

神山巔上，有四時不謝的花，有長年不老的老樹，還有清脆的鳥語。然而，神山巔上始終沒有人跡。

已經好多天了，湖邊出現了一個年青的女子，在徘徊着，在凝思着，就像一朵絢麗的雲霞靜駐在天邊。她站着張望了再張望，又煩燥的坐在

石塊上，伸手拾了一塊小石子，用力投向湖中，敲碎了湖裡的雲天。

她穿着一襲黑衣，衣緣環繞着條條的花紋，腰間掛了一束黑籐（註）。陣陣輕風，吹拂着她的衣裾，鬚髻是一隻美麗的大蝴蝶低飛盤旋在湖邊。

然而，這個少女並沒有因攀登上這山峯而驕傲，更沒有因湖水的美麗而陶醉。嬌艷的花，青葱的樹，悠揚的鳥語……一切都勾不起她的注意和欣賞。——其實，她那裡還有欣賞的心情呢？她悲感，她哀痛，她無法補綴心靈上的創傷。

她站着，張望了再張望，又不耐煩地坐在石塊上，眼淚一顆顆的滾落到湖心，水面就呈現一圈圈的圓暈，在這圓暈裡，她看見她生命燦爛的一頁。

這個少女的名字叫做杜娜，是魯順族一個土酋的女兒，而且是唯一的獨生女。她聰明、能幹、活潑而又美麗，這使那土酋更加歡悅，更加快樂。

這一來，杜娜就成了一顆明珠——土酋夫婦的掌上明珠，他們疼愛她，珍惜她！

這一來，杜娜就成了一顆釘——少女們的眼中釘，她們都嫉忌她，懷恨她！

這一來，杜娜就成了一個寵兒——青年男子的寵兒，他們追求她，傾慕她！

這使杜娜得意而驕傲，她造就了自己特殊的身份。她恍惚是一隻開屏的孔雀，一隻惑人的夜

鶯。——她一個輕盈的土風舞，會令許多人的情感奔騰活躍；她一支婉轉的清歌，會教許多人的靈魂沉迷。

在甘榜裡，人們一提起舞蹈，總忘不了杜娜；一提起歌聲，也忘不了杜娜；一提起美貌，更忘不了杜娜——杜娜和美貌、舞蹈、歌聲鬚髻是四位一體，誰也離不了誰。

杜娜是一朵玫瑰花，嬌艷的開在甘榜裡。天是高的，地是厚的，人生是鍍金的，杜娜鬚髻登上了光榮的寶座。的確，她父親是土酋，是甘榜裡的統治者；她是家中的明珠，是甘榜裡的公主，還有那個女人比得上她？她覺得：太陽對她笑，月亮對她笑，星星對她笑，一切都對她笑。

然而，杜娜却變了怪女人，她對任何追求她的男子，從不說一句話，而只是抿着嘴笑笑。這一笑，就是鄙視，也就是拒絕。

甘榜裡英俊的青年們懇求她說：「杜娜，美麗的公主，我是最愛你的人，妳肯嫁給我嗎？」杜娜不說話也不拒絕，只對他們笑笑。

鄰村土酋的孩子們懇求她說：「杜娜，美麗的公主，我是最愛你的人，妳肯嫁給我嗎？」杜娜不說話也不拒絕，只對他們笑笑。

於是，甘榜裡的英俊青年們都失望的離去，憤怒的說：「杜娜的眼睛生得多高啊！難道我們本族沒有一個中意的男子？好吧，外族人大概才是她的心上人，我們沒有資格，走吧！」

於是，鄰村土酋的孩子們都失望的離去，憤怒的說：「杜娜的眼睛生得多高啊！難道我們都不英俊？不能令她中意？我們是酋長未來的承繼者，難道不够資格？好吧，外族人大概才是她的心上人，我們沒有資格，走吧！」

從此，甘榜裡的青年們不再追求她，鄰村土酋的孩子們不再追求她，她被冷落了，她變得孤獨了。

但是，杜娜真的冷落了嗎？杜娜真的孤獨了嗎？不！不！她有父母的愛，可彌補她心靈的空虛；她有歌舞的天才，可慰藉她的孤獨，使她忘掉了自己。

風翻麥浪，又是收穫的時節。田裡，黃澄澄的，黃澄澄的滿是稻子。一串串肥滿的稻穗，給人們帶來了生命的火花；他們播種時節所做的夢，他們所冀求的憧憬，如今都快在眼前實現了。田裡，鬧烘烘的到處都是人，他們的臉都開吐着歡樂的花朵。

田塍上，鬧烘烘的到處都是小孩子，他們的臉也開吐着歡樂的花朵，眸子裡閃爍着美麗的希望。

在平靜歡樂的甘榜裡，有新的奇跡出現了。——有人從海邊奔回來，高聲的說：「海外漂來許多奇怪的船。」

在平靜歡樂的人們心頭，激起了從未有過的波動。——有人從海邊奔回來，揚聲的說：「許多奇怪的船在海濱停泊了。」

「甚麼地方來的？」許多人都懷疑着。

「他們來做甚麼的？」許多人都疑惑的問。

於是，海邊忽然有了騷動，鬧烘烘的團團了人；他們忘記了收穫的工作，他們忘記了田裡的稻子。

土酋來了，睜大兩眼對海濱的船隻看了又看，端詳了又端詳，然後對他的子民說：「這是從

支那來的，支那在遙遠的彼岸，是一個強大的國家，他們派人來這兒鎮撫，我們應該好好的招待才是。」

接着，土酋命令他的子民，趕快搬出最好的米酒，烹好可口的野味，並吩咐全甘榜的最好樂手和年輕女子都盛裝出場，準備在晚上舉行一個盛大的野火會，招待這批遠方來的貴賓。

天色漸漸昏暗下來，廣場上燃起熊熊的火把，一片殷紅的火光，映照著每個人的臉。

土酋陪着中國大人來了，土人立刻發出歡呼，像春雷似的歡呼。

野火會於焉開始，土酋向中國大人敬過酒，便在一片笙歌中，有許多花枝招展的女子翩翩進場。自然哪，杜娜的舞姿早已聞名全甘榜，在這個盛大的晚會裡，土酋絕不會讓她缺席，杜娜自然也不會缺席。

杜娜帶領着衆女子飛旋起舞，像蝴蝶穿花，一會擺東，一會擺西。她的婀娜的舞姿，早迷蕩了在座的中國大人的心。

土酋得意的望望女兒，回頭對中國大人說：「爲首的就是小女杜娜，她的舞姿最好，全甘榜的少女沒有一個及得上她。」

「酋長真是榮幸，有這麼好的女兒。」中國大人笑嘻嘻的說，心裡有無限的羨慕。

「……」土酋高興得說不出話，忙替中國大人斟酒。

中國大人鬚髯到了天上瑤池，欣賞着仙女的歌舞，心頭飄飄然的。

忽然，樂聲停止，杜娜和衆女子紛紛退下，中國大人如夢初醒，拍着手連聲叫妙。

土酋更是得意了，他真沒料想到他的女兒杜娜竟會得到中國大人的讚揚。

酒過數巡，土酋又開口說：「小女杜娜還能清唱幾句，不知中國大人肯賜聽嗎？」

「這真是求之不得，」中國大人忙說：「唱歌助興，真好！真好！」

於是，杜娜輕展歌喉，一縷清音，像和風吹過湛藍的湖面，輕輕地攝取着每個人的靈魂。

於是，中國大人像做了一個夢，長長的幽谷夢，浸浴在春的大自然中。

這時，火把熊熊的幌動，照耀着四週呆住了的頭顱。

杜娜的歌聲忽高忽低，一會兒像飛上高山，一會兒又落到深谷，忽然，像天邊的一顆隕星，急遽的終止了。

中國大人沉醉了，癡癡的坐着，四週是一片寂靜。

「杜娜，來！」土酋忙叫女兒過來，對中國大人說：「這是小女杜娜。」

杜娜微張星眸看着中國大人，中國大人則睜大兩眼看着杜娜，兩個人互相凝望着。

快散會時，土酋對中國大人說：「如果有空，可以常來坐坐談談。」

「好的！好的！」中國大人忙不迭的回答。

中國大人並沒有匆匆的離去，據說是奉詔南來安撫，因此，海濱的船隻便在這兒停泊下來了，中國大人也在這兒停留下來了。

中國大人忘不了杜娜星星般的眸子，一有空，便藉故來到土酋家裡，邀請杜娜同遊。

杜娜忘不了中國大人的讚揚，一有空，便領着中國大人到處遊玩。

「鴿子打從哪兒來？從沼地飛到稻田裡。

愛情打從哪兒來？從眼角燃燒到心窩裡。」

這一來，山邊海涯，都飄蕩着杜娜的歌聲。這一來，花前月下，都有杜娜和中國大人的影子。

被中國大人愛上是光榮的，杜娜快樂極了。甘榜裡的少女嫉忌她，她不睬；甘榜裡的青年懷恨她，她不理。她依偎在中國大人懷中，宇宙萬物都不存在了。

日子在幸福的河床裡急遽的奔馳，杜娜離不了中國大人，中國大人離不了杜娜，愛的神箭把他們緊緊串在一起了。
於是，他們結婚了。

⑥

杜娜做了一個夢，一個短促的夢。她從十八層的地獄爬上三十三天，又從三十三天摔下來，掉在十八層的地獄裡。

婚後，她陪着中國大人，雙雙生活在愛的天國裡，遠勝過池塘裡的鴛鴦。

婚後，她得意地向同族的少女和青年誇耀，得意得叫他們眼睛裡冒出了火。

然而，中國大人終要回去，船已揚起帆，向着遙遠的彼岸駛去了。

臨別，中國大人輕撫着她的肩膀，悲切的說：「杜娜，我準備走了。記得我上岸後，在這兒整整的住了半年；半年來，不知北國的雙親可還健在，我應該回去看看他們。」

「……」杜娜悲苦已極，偎在中國大人的懷裡低泣着。

「杜娜，不用悲傷，我敢發誓：我真心愛妳，永遠愛妳，妳就是我生命的意義。」

杜娜含着淚，緘默了半晌，才抬起兩顆水汪汪的眸子，凝視着中國大人的臉，說：「唉！以後的日子教我怎樣打發？這一次分手，何年何月才能聚首？」

「杜娜，我回國省親後立刻回來，我不會忘記妳的，我一定會回到妳的身邊。」

他們口與口貼在一起，淚水和着淚水流成一道；他們都忘記了自己的存在，痛苦在他們心中咀嚼着。

中國大人走了，甘榜裡的青年吐了一口氣，揶揄的說：「驕傲的日子可會長久嗎？」

中國大人走了，甘榜裡的少女偷裂開心頭的花朵，得意地說：「驕傲的日子可會長久嗎？」

中國大人走了，杜娜悲戚，痛哭；痛哭，悲戚；但遠隔在千山萬水外的中國大人可會知道？日子像一道緩慢的溪流，一天，兩天，一月，兩個月——又是半年了。啊！多麼漫長的半年，杜娜一直漂浮在苦海裡，整天吞飲淚水，獨守冷靜的空閨。

杜娜追憶過去美好的日子，她回味她唱的歌：「丹絨加東海水清，兒童照影作明鏡。同鄉共里尚且相思苦，遠離的日子叫我怎樣過？」唉！遠離的日子叫我怎樣過？她想：如果中國大人還在她身畔，他們一定手攜手，兩個兒緊貼着，在寂靜的海濱唱語；或許默默地對看着，四個眼睛互相流露着愛的光輝。他們共同感覺到：世界的一切都是專為愛而創造，都是專為他倆而創造；世界上的幸福，都是屬於他們的。

然而，殘酷的現實，敲碎了她的美夢——中國大人在遙遠的天涯。對着月亮，她低問中國大人的訊息；望着星星，她髮鬢看見中國大人的眼睛；但月亮、星星都默默無語，給她帶來了失望的悲哀。

杜娜的心碎了，眼淚乾了。她想起神山，神山是最高的一座山，在山巔上可以看見湛藍的海，希望在那兒能發現中國大人的歸帆。

⑦

已經好多天了，杜娜冒着濃霧，在雞啼聲中走出甘榜，攀登上山，她也不明白她自己會有這麼大的勇氣。

已經好多天了，杜娜徘徊在神山上，遠眺着湛藍的海。然而，她失望了，看不見中國大人的歸帆。

湖面倒映着杜娜的情影，但這已不再是黃金時代的杜娜了。——腰上的紅籐已經換了黑籐，象徵着杜娜的少女時代已經過去了。是的，杜娜的少女時代已經過去了，她現在是一個被「中國大人」遺棄的「寡婦」。

「杜娜，不用悲傷，我敢發誓：我真心愛妳，我永遠的愛妳，妳就是我生命的意義。」

「杜娜，我回國省親後立刻回來，我不會忘記妳的，我一定會回到妳的身邊。」

中國大人臨別時的話，還清晰的環繞在杜娜的耳際。但湛藍的海上怎麼沒有漂來一點帆影？杜娜忿怒的撿起一塊小石，投到平靜的湖心，打碎她自己的影子。

「哼！全是美麗的謊話，我杜娜被美麗的謊話騙了。」她哀慟的伏在石塊上痛哭。

她想起甘榜裡少女的揶揄、年青男子的毀謗、親戚的蔑視；她悔恨自己瞎了眼，看上善說謊話的中國大人。

她咬緊牙根作了最後的決定——她自己的命運的最後決定。

她的心平靜了，像湖水般的平靜了。

忽然，石塊上的杜娜和湖面上的倩影急遽的貼近了，不見了。

忽然，湖面上激起一陣水花，又漸漸地平靜了，只有幾個泡沫浮在水面。

⑧

荒蕪的神山，依然是荒蕪着；平靜湛藍的湖水，依然是平靜而湛藍。

然而，神山巔上却多了一個冤魂；然而，湖裡却多了一個冤魂。

從此，神山不再是神山，而變成了中國寡婦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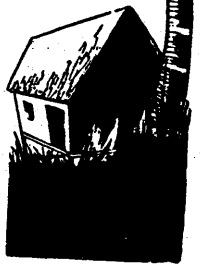
從此，平凡的湖不再是平凡的湖，而變成了死者的樂園。

從此，闐無人煙的神山和湖，便活在人們的心頭。

（註）杜娜據傳是北婆羅洲的魯順族人，按魯順族的習慣，女人喜在腰間掛一束籐；紅籐表示是未婚少女；黑籐表示婦人；白籐表示已經做了婆婆。



心的蓓蕾



· 洋 汪 ·

朝 陽

透過濃綠的繁蔭，朝陽的光輝閃耀在幽靜的路上。

路上，走着愛朝陽的人。愛朝陽的人愛生命，愛朝陽的人，才知道珍惜生命的春天。

我珍惜自己生命的春天，珍惜自己青春的歲月。每當朝陽爬上了山頭，於是，踏着金色的光輝，我走上了這條綴飾着綠色的路。

朝陽，對於我永遠是一種誘惑，永遠是一種鼓勵。當那明麗的陽光照射到我的身上，我的心，也就像陽光一樣的開闊和明亮，所有的煩惱都被溶解。我的脚步輕鬆而愉快，揮舞起臂膀，大聲地唱春天的讚美詩。

我歌唱青春，我的青春是生命的榮，是幸福的扶手。我的青春，給我勇氣，給我幸福，給我健康，給我快樂和智慧。憑着青春的活力，我無視任何的阻礙，心靈上永遠跳着一朵歡欣的笑。

我愛青春，青春是我生活的陽光；我愛朝陽，朝陽裡蘊含着無限的青春。於是，每天每天，在朝來的陽光裡，我踏上綴飾着綠色的路。路上呀，走着的是尋覓陽光的人。

我走着，展望前途，前途是一幅美麗的遠景。於是，在我的腦海中，綻開了一支綺麗的夢。我彷彿看見，在路的盡頭，有一片最開闊的天地，有自由生長的動物和植物，有美麗的山水……

趁着朝陽初升，青春正盛的時侯，懷一顆年青的心，我大踏步向前走去。

醉 人

醉了的不是我，是你們呵！

恰如一個從陌生世界遠遊歸來的浪子，現在，我看着你們的面孔是極為熟悉的。可是，使我也發覺到你們的靈魂和我的，已經是過於遙遠而生疏了。於是，我要大聲地說，你們不是我的朋友，你們不是的。

而你們說我醉了？醉了的，不是我，是你們。我今天才有初次的清醒。不要以偽善的手來扶我，我會站立起來，挺直挺強，而且能繼續下去的。為你們自己擔心吧，脚步搖搖，即將跌倒的，是你們。

你們，環繞在我四週，用無數的鞠躬、喧笑和握手，來表示友誼的交流，那就像木偶們在跳舞時的姿態，我覺得一點也不美，甚至

也不滑稽，僅僅是令人生厭的難看。你們，自以為很美，這是非常可悲的。

你們還在笑？還在高談闊論？誰都能聽得出你們的聲音裡沒有熱，你們的談論也不稀奇。沒有熱的笑還不如哭來得可愛，沒有實質的談論還不如靜默。但，你們好像懂得太多了——關於虛偽。

不要希冀我的流盼。過去，我是愛你們的，愛你們而且近乎崇拜。我會付出過太多的信任，而我所犯的錯過，便是純真。如今，我第一次睜開了眼看你們，你們就好像一張薄紙，而且亂七八糟的塗抹了太多顏色。

你們說我發燒。不錯，我是狂熱得很，我的血管通過了火的流汗，我的心靈好像在烈焰中烤焙。我熱，因為我找到了失去的靈魂，我沒有昏，我沒有醉。

究竟是誰醉了？真是我嗎？那末，讓我再舉杯一飲這使我狂熱而又清醒的美妙之酒。

三 弦

離開了家，即將遠颺的日子，母親送給我一支古老的三弦琴，並說：「孩子，茫茫的長途，你將會

感到寂寞的。好讓它伴在你的身邊，歌唱你流浪的酸辛、苦難的歲月，或奏一曲真理的樂章，讓你的青春永不凋謝。」

記取了母親的話，背着真理的三弦，我開始踏上旅程。

我越過了高山，涉過了大水，艱辛的走着。寂寞時，三弦替我唱一支激情的歌。疲倦時，三弦喊出了粗野的呼吸。困惑時，三弦給我指着一片光亮的遠景。走呵！走呵！……我要尋找那在夢中誘惑我的花朵。

不知道度過了多少歲月，異鄉的貧瘠的土地上，那裡有那美麗的花朵。於是，今天我又一次感到退縮，我的脚步，不沉着。……於是，我又陷入憶念的深谷；我懷念我的慈愛的母親、溫暖的家；懷念我童年的歡愉；那故鄉，那故鄉的白雲，那明月，那海，那海上開謝的浪花，海灘上刻着各種細緻花紋的貝殼。……

我把不住自己的心，彷彿在記憶裏睡去。

「嗚，嗚，嗚……」是三弦的嘆息！

我驚地從沉迷中清醒。呵！壁上的三弦，已蒙上可恥的灰塵，母親的話又响在耳邊。我不該如此怯弱，狄歎錘擊着自己的心。

我必須站起，突破感情的網，重彈起我古舊的三弦，撥弄寒儂的歌。我要踏上我迢迢的路，繼續的走呵！走呵！……去尋找誘惑我的花朵。

貓的風波



· 士 茹 ·

我和妻結婚了。我們的結合雖是舊式的，愛情卻並不下於那些由戀愛而結合的人們。我們是在愉快的空氣裏生活着。

每天，爲了生活的驅使，我總得出外去辦事。回來的時候，妻常常含笑地站在門前，迎接着我。一見到她那笑容，我便完全忘却了帶回來的一身疲倦，而感到無限的安慰，這是我獨身生活裏所體驗不到的。

所以，我更是愛妻了。因爲愛着妻，便也關心到妻身上的一切。我覺得，妻的生活好像很苦悶似的。雖然她在和我談話時總帶着笑容，但她的眉峯却常聳蹙着。就是每逢星期日，我和她一同外出去作整天的享樂時，也很難見到她有快樂的表情。

對於妻這苦悶的原因，我是很明瞭的。每天，我出去了，家裏就只剩下她和傭婦兩個人，沒有誰伴着她在一起談笑，更沒有甚麼事物可供她解悶，怎樣會使她不對這生活感覺厭倦呢？

「我們的愛情將要被生活葬送了！」我常常悽然地這樣想。

爲要逗引妻的歡心，使她忘却她的苦悶，當我從辦事處回家時，我總要在外面買些東西，如新鮮的花朵、美麗的畫片、含有刺激性的電影小說，帶回來送給她。然而，這些心血全是浪費的，妻並不對我所買給她的東西感覺興趣，至多也

不過蹙着眉，微笑一下，苦悶的表情依舊深深刻畫在她臉上。

真的，我差不多智窮力盡了。我想：「還是任她自然吧，爲了生活，誰都不能不忍受一些折磨的。」

有一天午後，我照常從辦事處回家，纔走上扶梯，妻便笑着從房裏出來，向我搖了搖手。

我已有好久沒見到妻這樣天真的笑容了，心裏正在奇怪，妻已笑着向我解釋起來：「房裏有小貓在着呢，你進去千萬當心些，可不要踏着了牠們。」

我走進房去，果然瞧見兩隻小貓，把頭鑽在碗裏，吸着牛奶。這兩隻小貓，一隻是白色的，一隻是黑色的，通體都很純粹，沒有一根雜毛，瞧過去非常有趣。

「這是那裏來的？」我忍不住向妻問了。

「你不用管。」妻嬉笑着，但她終於告訴了我。原來是鄰家的貓新近生產了，一胎生下了四隻，這兩隻小貓，便是她向鄰家要來的。

瞧着地上的小貓，又瞧着妻那高興的形狀，我不禁笑了。誰想得到呢？我費了許多心思，花了許多金錢，買回來逗引她歡心的東西，其效力竟及不上這區區兩隻小貓。唉！女人的心理，真是難測度的。

晚上，在燈光下，妻把這兩隻小貓抱上桌來，帶着嫵媚的笑容向我說：「牠們都還沒有名字呢，你代牠們起一個吧！」

「那不難，白的叫小白，黑的叫小黑就是了。」

「好呀！」妻把手撫着這兩隻小貓說：「咪咪！小白和小黑，你們現在都有名字了。」

二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兩隻小貓很快的長大起來。

從此，我們的也更幸福了。我再看見不到妻臉上苦悶的表情，也再用不着在她身上操心，有這兩隻小貓在一旁伴着她，安慰着她，是比任何我所能想到的事物都更足以使她忘却她的苦悶的。

然而，事實總不能盡如人意，我們的生活是因這兩隻小貓的加入而增加了味精，但我們的愛情也就因這兩隻小貓的加入而發生裂痕了。

事情的起源實在很微細的。不知從甚麼時候起，我開始發覺妻對這兩隻小貓的愛好像有了偏私。她熱烈地愛着小白，而用相反的感情憎惡着小黑。這愛和憎的兩種心理，不用說是都有着理由的。近來這兩隻小貓的形態上，有了顯著的變化，小白非常勇武，小黑却萎靡不振，和小白成了個反比例。這只要稍微有一些鑒別力的人，便都會和妻一樣，發生出兩種不同的感情來。

但我的心理却和一般人不同，我是憎惡着強者而同情於弱者的。瞧着小白不時恃着牠的氣力欺凌小黑的形狀，使我聯想到如今社會強者對待弱者的情形來，而把強烈的反感寄託到小白身上去，同時也更愛憐着小黑。

由於這愛憎的心理不同，我和妻便不能像先前一樣毫無芥蒂了。

自從這兩隻小貓到我家來了以後，我每天便多了一種工作。從辦事處回家時，總得在路上拐一個灣，到一月印度漢子擺的牛肉攤上去，買一包牛脯，帶回來給小貓吃。最初，妻倒也一視同仁地能使這兩隻小貓同樣得到食慾的滿足，但到

她一有了私心，在她手裏的牛脯，便分配給小白的多，而分配給小黑的少了。

於是，小白一天天肥壯起來，小黑却一天天瘦弱下去。

每次，瞧着小黑無力地把牠瘦弱的軀體蜷縮在屋角的形狀，我的心便像給鞭子抽着一般的痛楚。我不禁有些恨妻了。這樣的行為，即使是從淺薄的人道主義上說，也是說不過去的。同樣是一隻小貓，爲甚麼強者吃得這麼多，而弱者便該挨餓呢？我的感情逐漸緊張了起來。這緊張的感情逼迫着我，使我忍不住責備妻說：「妳也該分幾片給小黑吃纔好呢，不要都給小白吃完了。」

妻聽了我的話，果然也擲幾片牛脯到小黑面前去，但都是又瘦又薄的，而且給小白搶吃了許多，到小黑口裏的不過只有一兩塊。

小黑似乎已很滿足了，仍舊蜷縮到屋角去，用腳爪洗着臉。這小小的一條腳爪，把我的心引得更劇烈地痛楚起來。我彷彿瞧見了許多沉淪在泥塗裏的人，他們的孤苦無助，也和這小貓一樣。我不能再坐視下去了。我相信，在妻的私心下面，小黑的生命一定免不了要被犧牲，除了我，是沒有人能够拯救牠的。

我決定了。就從這一天起，每天買牛脯時，我一定代小黑多買一包，藏在袋裏，藏着空隙，便悄悄領牠到陽台上去，拿給牠吃。我這樣做着，我的心是很安慰的。

小黑逐漸和我親近起來了，我一回家，牠便「咪嗚咪嗚」的叫着，繞着我的腳跟打圈。妻瞧了很奇怪，我却暗暗覺得好笑，心想：「動物到底也具有靈性的。」我更是愛牠了。

因爲我愛小黑，便愈加憎惡小白，常常背着妻，在暗地裏踢牠幾腳。一來是爲小黑出氣，二來也借此發洩一下我胸中對強者的憤恨。

是雨季了。

三

天老是陰曇着，一會兒雨，一會兒晴的，使精神上非常不快。尤其是一想到家裏的兩隻小貓和妻近來對我的感情，便會平添不少煩惱。我詫異着自己心理的變化。真的，現在的我，是比從前更容易發怒了。

就在這樣的季節，一天午後，天在下着雨，我離開了辦事處，冒着雨照常去買牛脯。雨點打濕了我的頭髮、衣服，但我仍舊不顧一切在雨中走着。我的眼前不時閃現出小黑那可憐的形狀，牠使我增加了前進的勇氣。

我走到牛肉攤前了。在一柄大傘下面，露出了賣牛肉的印度漢子蒼黑的臉。他瞧見了我，便苦笑着從攤子裏取出一包包切好了的牛脯來，遞給我，用馬來語說道：「先生，對不起，今天帶出來的貨色不多，只剩這一包了。」

我呆住了。我雖然是站在牛肉攤前，但我却像已回到了家，小黑正在「咪嗚咪嗚」的叫着，繞着我的腳跟打圈。我的心劇烈地痛楚起來。可是我又能怎樣呢？雨下得更大了，柏油路在雨中發着光。這樣的天氣，要再去找尋一月牛肉攤，是很困難的，何況我又沒穿雨衣。我只有勉強帶了這包牛脯，搭車回家去。

到了家，還沒有走上扶梯，我便聽得妻在樓上笑。

「咪！咪！小白！」她嬌聲地喊。

接着，便是一陣小貓的腳爪在樓板上急急奔馳的聲音。

像給人當頭打了一下悶棍，我木立在扶梯下，許久不能動彈。我不知道該怎樣處置手裏的一包牛脯。我相信，要是就這樣拿上去，準會給妻盡把它來填滿了小白口腹的。倒不如把它藏起來，在妻面前撒一個謊，假說不會買到，然後再覷空拿給小黑吃。好在妻愛着小白，決不致使牠挨餓，不比小黑缺少了食物，便要影響到牠的生命。我決定這樣做了。我把牛脯藏在外衣袋裏，激動了多時的情緒纔稍稍寧靜下來。

上了樓，妻正用一個線團逗引着小白玩。她一眼瞧見了我，連忙跳起身來，指着我說：「哎喲！你的衣服通通給雨打濕了，怎樣不等雨停了再回來呢？這都是我不好，不該不把雨衣給你帶了去。」

說着，她便拋下手中的線團，取了一塊乾毛巾，用力代我擦着被雨打濕的頭髮，又拿了乾淨衣服給我更換。她這親密的舉動，把我先前那恨她的感情完全消滅了。我覺得，她除了對這兩隻小貓的愛憎和我不同以外，別的毫無甚麼錯處。我們的愛情依舊存在的，並沒有發生分裂。我想起爲了這兩隻小貓，竟不惜在我們的愛情中間造起煙幕，我反不禁有些失笑自己的感情太容易激動了。

忽然，妻像嗅着甚麼氣味似的，她瞪着我問道：「小白的牛脯呢？」

我重又把恨她的感情提了起來。爲甚麼她要在牛脯上面冠上小白兩個字？難道小黑便沒有份嗎？我厭惡着她這種私心，我惱恨着她這種私心，我禁不住大聲對她說：「沒有買，這樣的雨天，誰還高興代小貓辦食糧呢！」

妻笑着把身體靠近了我，猛的一伸手，插進我外衣袋裏去，把那包牛脯掏了出來，冷冷地說：「還說沒有買，這是甚麼？我早就聞到你衣袋裏的氣味了。」

我想不到她會有這一着，連掩護都來不及，牛脯已經到了她手裏，並且在小白面前拋擲起來。瞧着小白貪得無厭地把那僅有的一包牛脯吞嚼着，我只覺得心痛，但我不願傷妻的感情，和她爭奪；我只有採取有效的措置，把小黑尋了出來，使牠多少能從她手裏分得一些，不致完全挨餓。

我四處尋找着小黑。奇怪！小黑不見了。牠到底躲在那裏呢？我忙向妻盤問牠的下落。

妻見我問起小黑，忽然得意地笑了。她把我引到房外去，指着板壁旁的一隻肥皂箱，向我說

道：「你瞧，我把小黑放在這裏面了，可不好嗎？」

我瞧着那肥皂箱。這原是放在自來水管旁的，因為常常浸着水，木質已很鬆朽，加之現在又是雨季，積着水的地方都佈滿了霉斑。這樣一隻潮濕而又霉壞的木箱，把它來作為小黑的公館，不是妻那樣具有巧妙心思的人，是想不出來的。我只瞧了瞧小黑蜷伏在箱內的形狀，怒火便直衝上腦門，趕緊把牠提了出來，並且叱責着妻說：「還不快把箱子拿下去，誰叫妳把牠放在裏面的？你不想想，牠也是一條生命嗎？」

妻的眼圈有些紅了。她一面默然的把肥皂箱提了起來，一面還把牛脯給小白吃。我有些懊悔，覺得這樣粗暴的聲氣，也許她要受不住，這是我們結婚以來所不會有的。但看着她那樣曬愛小白，我終於又抑不住憤怒，劈手把牛脯奪過來，並向她說：「小白已經吃够了，不消妳再發慈悲，還是剩些給小黑吧！」

這樣說着，我便把小黑帶進房去，將剩下的牛脯盡給牠吃。小黑像已餓久了似的，連咀嚼都來不及的吞嚥着，鼻子不時嗅着地面。這時，小白又跑過來和小黑奪食了。我看見牠，分外火上添油，忍不住重重踢了牠一脚，罵着：「你這貪心不足的東西，你難道還沒有吃够嗎？」

我沒留心到妻已站在我身後，偶然一回頭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妻的臉色蒼白得和紙一樣，淚珠不住從她臉上滾下來。她怨恨地瞧了我一眼，一句話都不說，把手帕掩着臉，倒在床上，嚶嚶的啜泣了。

我突然記憶了起來，妻是有着歇斯的里性質的。她常常疑心我不愛她，屢次從我的態度上尋找這不愛她的證據。現在，我把她所心愛的小白踢開，她一定更証實了先前的猜疑，以為我準是不愛她了。這種誤會，是足以影響我們的幸福生活的。我不得不拋下手裏的牛脯，到牀前去向她解釋。

妻儘是哭着，不來理睬我。看着她不住聳動的肩頭，我第一次感到女性的不容易對付。真的，在別的事上，我是能盡量依着我的意志，使用我的言語，但在哭着的她面前，我却連一句勸慰的話都說不出來。我呆對着她，一時間，所有的煩惱都襲擊了我。想起幾月來為這兩隻小貓弄得顛顛倒倒的，受盡了不少痛苦，而妻還不能原諒我。我真恨不得把這兩隻小貓都摔下樓去。不過又恐這樣做了，妻將更要對我懷疑。我只得向她說：「好了，不要哭了。這兩隻小貓，原是妳領來的，妳愛怎樣辦就怎樣辦吧，我以後決定不再管牠們的事了。」

我也不理會妻聽了我這話作甚麼感想，逕自走到窗前去，對着窗上蒙滿了雨點的玻璃，微微噓了口氣，身上像卸去一副重担似的。實在，我也應該休息一下了。為這兩隻小貓，不惜把我業已疲倦的精神提供出來，我不是太傻嗎？我打開煙盒，取出一枝煙捲，燃上火，獨自坐在沙發上吸着。

四

第二天，我照常從辦事處回家。雖然已經在妻面前說過，以後不再管小貓的事，但我的心裏總不能釋然，走過牛肉攤的時候，依舊買了兩包牛脯。

我担心着妻也許還在和我嘔氣，家庭間仍保持着低氣壓的狀態，在疲乏上再加煩惱，我一定要感覺支持不住。不料她已改變了態度，一見面，便用笑臉迎接着我。在這一點上，我覺得，妻的性格，是要比一般普通女性超出一籌的。

我們仍舊生活在光明的空氣裏，曾經有一時蒙蔽在我們中間的陰影，已完全消滅了，雖然妻的舉動沒有從前那樣自然。我從身邊取出一包牛脯來，放在桌上，妻並不過來接。我知道她心中還存着芥蒂，便有意逗引她的歡心，把牛脯拋在小白面前，並且叫喚着牠：「咪！咪！小白！」

妻嘆喏一聲笑出來了。在這一笑裏，我們兩顆分離的心，又重新湊合在一起。

我把手裏的一包牛脯，盡給了小白，這纔記起小黑來。小黑呢？小黑又不見了。我心裏暗暗着急，却不敢向妻問，恐再引起她的不快。我想：過一會，她一定會告訴我的，便也不再問，只是耐心地等着。但等了許久，還不見她提起，我終於忍耐不住了，便趁着她快樂的當兒，突然向她問道：「小黑在那裏呢？」

妻帶着像滿意又像怨恨的微笑說：「你還問牠嗎？我已經把牠趕跑了。」

「趕跑了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自然是真的，誰來騙你。你昨天不是對我說過，憑我愛怎樣辦就怎樣辦嗎？」

我呆了一呆。想起妻的執拗的脾氣，她素來是說得到做得到的。看起來，小黑一定已沒有倖存的可能了。我不禁歎了一口氣，把袋裏藏着的一包牛脯也取出來，拋在桌上。

妻詫異地問：「爲甚麼又買一包呢？」但隨即她便像領悟了似的說：「哦！我明白了。這一包是買給小黑的，是嗎？」

我點一點頭，立刻把眼光移到窗外去。窗外的天色是陰曇的，天空中却又下起濛濛的細雨來了。

妻走近我身邊來，把手按在我肩上，說道：「我真不懂你的心理，爲甚麼你這樣愛着小黑呢？小白不比小黑可愛嗎？」

我辯道：「我何嘗愛着小黑，不過因爲妳太愛小白，常常把小黑磨折着，我有些看不過去罷了。」

妻不作聲。她是站在我身邊，我回過頭去，顯明地看得出她臉上已有了懊悔的神色。她對我凝視了好一會，纔不安地說道：「我把事做錯了。早知道你是這樣，我一定不那麼做的。不過我把牠丟了還沒多久，也許牠還在那裏，讓我再去找找看。」

「你把牠丟在那裏的？」我問。

「就在陽台旁邊的屋頂上面。」
我搖搖頭，暗想：「完了，牠一定不會再回來了！」我知道，那屋頂雖在陽台的旁邊，但離開陽台有一尺多高，像小黑這樣瘦弱的軀體，決不會跳上來的。

我望着妻走上陽台去，又望着她空手走下來，一個重大的打擊落在我心上，我的眼前又有小黑的影子在閃動了，牠是在繞着我的脚跟打圈，並且「咪嗚咪嗚」地叫。這影子，嚙着我的心，使我的心劇烈地痛楚着。我忍不住頹然的倒在一張椅子上，把手掩着面。

五

晚上，雨下得更大了。

雨點打着窗，發出琤琮的聲響。我惦记着小黑，並且擔心牠的生命恐怕受不住風雨的凌虐，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一闔眼，便彷彿有一個小黑的屍體出現在我眼前，全身都給雨淋得透濕的。我知道，我今夜決不會睡着了，便開了燈，走下牀來，坐到書案前去。

外面下着雨，室內充滿了寂寞的空氣。無聊壓迫着我，小黑的影子打擊着我的心，我開始感到了人生的苦悶。

過了一會，妻忽然醒了。燈光下，她用詭異的眼光望着我，說道：「爲甚麼不睡，你還在想着小黑嗎？」

我默默的站起來，走到牀邊，把燈熄滅了。這時，窗外閃過了一線電光。在那電光裏，我恍惚看見有小黑的受苦的靈魂在冉冉上昇着。

黎明的時候，我正在睡夢裏。妻突然喊醒了，並且緊緊地抱着我的身軀，像受了甚麼驚恐似的。

我睜開眼來，便瞧見她臉上的淚痕。我的睡意完全驚退了，慌忙坐了起來，向她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妻並不同答我，反而急迫地問我道：「你說世上可真有因果報應的事嗎？」

我暗暗好笑。心想：這一定是她經不起良心的責備，在睡夢裏看見甚麼了。我正有些恨她的私心，使我精神感受不少痛苦，便故意嚇她道：「怎麼沒有，我常常聽得人說哩！」

妻像發了瘋似的，她掙着胸，揉搓着自己的頭髮，在牀上滾來滾去，口裏號哭着說：「是我殺了小黑，牠一定不肯饒過我，來世我要變做貓，像牠一樣受苦的。」

我在一旁看着，心裏很覺不忍，正想安慰她，爲她破除這種迷信。忽然，她停止了號哭，側耳傾聽着外面。半晌，她問我道：「你聽見嗎？外面好像小黑在叫哩！」

我聽了聽，沒有甚麼聲息。妻却堅說沒有聽錯，一定是小黑在那裏叫。我拗不過她，只得披上衣服，和她一同到天台上去。外面雨已停了，空氣非常寒冷，我接連打了幾個寒噤，勉強拉開

天台門來。奇怪！那在門角邊伏着的，不是小黑嗎？門一開，牠便抖了抖被雨淋濕的身子，竄了進來，繞着我的脚跟打圈，又「咪嗚咪嗚」的叫了兩聲，好像申訴牠這一夜生活的痛苦。我又是憐惜，又是歡喜。妻更感動得掉下淚來，她也不顧牠身上是那樣的濕透，便把牠抱在懷裏，不住撫拍着牠，向牠說：「好寶貝，你回來了。」

我呆立在一旁，瞧着妻這樣做作，還疑惑自己是在夢裏。然而，事實却是很明顯的，我不禁有些懷疑起來了。到底小黑怎樣能跳上那一尺多高的距離，並挨過這一夜風吹雨打的生活呢？像牠這樣瘦弱的軀體，我是很難相信牠會戰勝自然環境，而獲得牠的生存權的。

但從此我却放下了一件心事。自從經過這一場風波以後，妻對這兩隻小貓是一視同仁地撫育着，再不存甚麼偏私的心理。於是，我們的幸福生活便又回復了，而且愛情也更濃厚了起來。我們是在愉快的空氣裏生活着。

夜很深，我已朦朧地睡去，忽聽到一陣咒罵聲：「你這賭鬼，太不要臉了，每晚都到三更半夜才回來敲門。」原來福嫂又跟她的丈夫吵架了。

這時，福哥那張熟悉的臉孔，又浮現在我的眼前：五年前，自他父親去世後，遺留下二十依格椰園，他大可安然的過活。無奈他性喜賭博，弄得傾家蕩產，衣食難繼。福嫂太可憐了，她洗衣服來維持家用，有時還被他偷去一部份賭光。吵聲越來越大，鄰居的人都被驚醒。我打開門，到福哥家去，明哥也隨我來了。

到了福哥家中，明哥開門見山地說：「這麼夜深，何必鬧得這個樣子，有甚麼話可以慢慢的講。」

「明哥，他把錢輸光了，一回來又叫我拿錢給他還債，叫我怎麼辦？……」
「今晚又輸了，是不是？唉！以後別賭了。告訴你，我就是因爲好賭，才弄到要跟人做苦工的。」明哥悔恨地說。

「明哥，你……你……」福哥淌下了淚水。

「福哥，你不必太悲傷啦，只要今後死心不再賭就好了。」

「都是我太傻，」福哥敲着個腦袋說：「我本可快樂地過活，但是……」
「只要你有決心，萬事從頭做起，還來得及的。」

「是，我決心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」
我和明哥告辭出來，遠處傳來啞啞的雞啼聲，東方露出了一抹微光。

黎 = 明 = 之 = 前

· 聲 振 余 ·

誰之過？

？

魯凡

雨不停地下着，室內漸漸暗沉下來，天色已不早了。

這時，義明冒雨從外面回來，雨水打濕了他的衣服，那張蒼白的小嘴微微噙動着。一見他憂悵不樂的神色，我就立刻意識到他要找的那份工是失敗了。

原來他有一個舅公，是一間機器工廠的甲巴拉（俗稱工頭），會答應讓他做學徒，不過必先徵得廠東的同意，說今天下午可以給他一個肯定的回覆。

他不理我，一逕跑進房裏，不一回，換了一套衣服出來。

「怎麼，不成功了？」我問。
「嗯！」他苦笑一下，喞然地說：「嫌我讀書人，沒做過工，恐怕吃不起苦，所以拒絕了。」

我正好用話語來安慰他，但他却轉身跑到窗緣，兩手插在褲袋裏，望着窗外閃閃爍爍的燈光和發亮的雨水，好像在思考什麼。

「明天真的要走啦？」我跑到他身旁，左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
「決定走了，工作已經不成功，不走還等什麼？」他掉過頭來，關懷地問：「你怎樣？」

「我……？」我睜大眼睛望着他，我不明白他問我什麼。

「我是說的這間房子，你打算一個人租嗎？」

「暫時只有這樣，慢慢再想別

的辦法，說不定不久我也要走。」

「你也要走？」他驚奇地問。

「是的，」我答：「由於市況不景，聽說我的那家公司這個月底要實行裁員減薪，不過還不知道要裁掉的是那幾個，我難保自己不在被裁之列。」

「那麼，你打算去到那裏？」

「很難講，那裏有工就到那裏。萬一工作找不到，只好呆在家中，幹些雜活……你呢，你回家打算幫你父親墾芭嗎？」

「也沒有別的事做。」

窗外傳來電台播出的樂曲，和着風雨聲、車輛聲、犬吠聲，顯得離奇的雜亂。

我想起就快和他分別，一段深厚的友情，明天就要被罩上了蒼茫的離愁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。

X X X

三年前，我和義明來自不同的村落，但來在同一個地方。我們由不同朋友的介紹，住在同一個房間裏，就由這樣的際遇而相識，可以說這是「緣份」。

他的家境不好，但他父親只有他一個男孩子，不惜晝夜操作，節衣縮食，送他來吉隆坡唸書，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他也沒有辜負他父親的一片苦心，三年來一直刻苦用功，孜孜不倦。現在

，他眼兒只差一學期就可以初中畢業，心裏好不快樂。然而，隨着九五六年新教育法令的實行，他這個僅僅只超齡一個月的學生，就這樣「無商量餘地」的被滾了蛋。

像他這樣年紀青青，就喪失了受教育的權利，而要置身在人事複雜的社會，怎不叫他徬徨無措。要當教員嗎？沒有畢業證書，不成！而想找份工做，絕望了。他消沉，他憂鬱，他感到這一生是完了。

X X X

我的預料沒有錯，我被公司裁掉了。於是，我也決定離開吉隆坡，並在行前去看義明一次，他是住在打巴的一個新村裏。

這天是星期六，天老爺一直沉着臉，看樣子會有一場大雨。

好容易找到義明的家，在門口恰和從屋裏出來一個馬來人碰了頭，跟在後面的還有三個華人。他們見了我，都露出驚惶的神色，一溜烟地連影子也不見了。

我遠遠看到義明就在屋後，他正在桌上寫着什麼。在他旁邊站着兩個馬來人，他們一眼瞥見我，臉色立刻一變，手脚也有點顫抖。但當發現我和義明笑着招呼，他們已安定下來，還對我點了點頭。

現在，我明白義明在寫什麼，原來是收的千字票。

「怎麼你也幹起這勾當來啦？入息一定不錯吧！」我半開玩笑半實備地說。

「爲了生活，就是不想幹也得幹呀！」他低下頭說。

「這不是辦法，」我說：「你要生活，應用勞力去換取，可不能幹損人利己的事。」

「俊立，你的話說得很對。但你如進一步去想，也許會覺得我這樣做可以原諒。因為我雖不收尾字，但別的人會起而代之，賭的人一樣可以賭；即使這個村子裏沒有人收，而賭的人也可以到別的村子裏去買。——是的，生活應用勞力去爭取，但又好像不可以。你知道的，當今市況很壞，要找份事做很不容易。而且有些工作，往往付出了相當的代價，而所得到的報酬却是很少很少，有時竟連應付兩餐飯的基本要求還不够。這已够可憐了，如果再不幸遇到了意外，痛苦之情，更不堪想像了。——沒有一個人願意犯罪，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嘗鐵窗的風味，但惡劣的環境驅使着他，逼得他不得不走上罪惡之途，你說，這是他的罪過嗎？不是，這都是不良社會的罪過。」他像是一個理論家，對我說出了這一大套話。

這時，房裏響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聲，義明趕忙跑進房去，我猜那一定是他的父親。

「……但惡劣的環境驅使着他，逼得他不得不走上罪惡之途。」我想起剛才義明的這段話。

屋外，大雨像山洪地暴發了。

一隻船

· 白冰 ·

如一因衰老而退休了的將軍，
回到了自己故鄉的田舍，
你疲憊地停泊在河畔，
一聲不響靜默地沉思着，
是在追憶你往昔的日子嗎？

不見了那會向你招展過的各色手帕，
艙面上起重機的鐵柱也已生鏽。
而那聳立着的大煙突，
不復再向海上之青空噴吐雲霧，
也不復再鳴響男高音的汽笛了。

你被蝕的軀殼，
一如古稀的老人，
是衰弱而又乏力的。

堅毅的老船長和年青的水手們呢？
你昔日的戀情呢？

哎！你失去了生命之光彩的船，
暮年的憂鬱是深重的吧？
而海的夢是更其遙遠了！

痴情話

· 江華 ·

你是風，我就隨你流浪，
跟你走遍天涯、海角；

跟你從熱鬧的城市，
走到偏僻的村落；

跟你從澄平如鏡的水邊，
走到黃沙的大漠。

不管你的意志是否堅定，
我對你的情感始終不渝，
拋棄了自己的願望，
跟你一起去到遠方。

我本有一個家的理想，
如果你不安於這小小的天地，
我會隨你，隨你
作長久的流浪。

大風暴

· 亮刃 ·

耀眼的一閃忽又消失，
跟着是轟隆轟隆的雷响。
飛翔在綠波上的海燕，
知道這是大風暴的訊號。

曾經劈裂喬木的枯枝，
曾經突地懾人心神，
是誰觸怒了你，
為何儘在咆哮不已？

平靜的太平洋甦醒了，
掀起着冲天的巨浪；

難怪那堅毅的灯塔，
不住閃亮危急的紅光。

像一條火蛇，那電光——
又是一閃掠過黑夜的天空。

我控訴

· 金人 ·

天空原是飛的世界，
籠中的鳥如何會心甘？

殘暴燃不亮仁道的燈，
死枝子不會長出綠葉紅花，
粗長的鍊條終會掙斷，
陰暗的地層也會見太陽。

羊本是馴良動物，
逼急了都是獅子。

向日葵

· 薛君 ·

雖是生長泥土上的一株小苗，
但從小就知道面向着太陽，
一等到爲人類結出了真實，
便就倏地枯倒在地面上。

雖是生長泥土上的一株小苗，
却知道是爲着戰鬥而生存，
白天裡整日迎風呼號，
夜來又放哨在大地上。

人生就是舞台

——看「秋海棠」有感——

· 岳 潤 黃 ·

記得是在大學三年級那年開學後不久，同學們對於某些教授不滿，便向系主任提出一連串的質問，慷慨激昂，此起彼落。系主任陳石孚教授是有名的好好先生，等大家儘情發洩之後，他却用那口地道的四川腔，慢吞吞地說：「莎士比亞說：『人生就是一個大舞台。』你們何必看得那麼嚴重呢？」

的確，人生就是一個舞台。可是，我們為什麼要看得嚴重呢？當時並沒有人站起來和他爭辯。全班同學高亢的情緒，却因這句話給熨平了，大家又繼續靜靜地聽他的近代西洋史。

這個大學時代的小插曲，給我印象甚深。現在想起來，覺得那時有些苛求。其實，那些教授都是相當好的，祇是我們認為他們的名望還不够權威，道起名來，不是人人皆知的。學生時代都有那麼一股怪勁！

如今，轉眼又是十四年了。我也在這人生舞台中，粉墨登場，猶不知何時可以謝幕？

演戲是一件苦事。因為有時你免不了擺架子，擺派頭；有時原不高興，却須強顏為歡；有時滿腔憤恨，却要若無其事。

從前，我也曾反對過這種「演戲」的作風。為什麼不爽快點？為什麼要裝飾自己的感情？我要自由自在，我不要演戲。我要以我的本來面目，呈獻在觀眾之前。當時，我以為這樣才是赤誠的面對人生。我為我自己的不顧一切而驕傲。我以「為什麼不可以」來質難一切。我不管人家說我「少年氣盛」也好，「少不更事」也好；我就是「我」，「我」就是這樣的。

漸漸地，我覺得人生並不如此簡單。

我要爽快點，別人也要爽快點；我不要裝飾自己的感情，別人也不要裝飾自己的感情；我要自由自在，別人却也是一樣。在這之間，人與我便發生衝突。個個對而言，都是相等的重要。

人與我的衝突，必須求得解決，社會才會安定，才能進步。通常可能有三種後果：一是各持己見，發生直接的衝突，便有「革命」和「打倒」之類。二是犧牲已見，隨波逐流。隨和得好，便是從善如流；不然也許就是同流合污了。三是各抒己見，共求諧和，相得益彰。

我國傳統中，有些大人先生，要堅持己見而不願鬥爭；孤芳自賞而不屑於隨和；目空一切而不求與人協調。於是便去成隱者，作名士，以自我陶醉於所謂清高。在人生舞台中，他們不是唱做不按板眼，便是忘記了他們的身段手法。在現時代中，這樣的人是會被淘汰的。群居雜處，衝突是免不了的，但是我們要求協調與和諧。我常常聽見有些人說：「我回

為「秋海棠」落淚

· 台 下 人 ·

戲劇可以陶冶人的性格，可以增進人的智慧，可以調劑人的感情。多少年代以來，人們所以普遍地喜愛戲劇，其理由在此。一部成功的戲劇，不只演員的感情與劇中人溶為一體，即使台下的觀眾也與劇中人的感情血脈相通。據說光緒末年，在湖南某地便曾發生過這樣一幕假戲真作的悲喜劇。當年有一個京戲班去湖南上演「風波亭」，當演至岳武穆無辜被害的時候，台下觀眾莫不為這位民族英雄的受難而義憤填膺，對賣國求榮的秦檜亦莫不切齒痛恨。正當劇情發展到高潮的時候，台下有位觀眾突然一躍登上舞台，舉刀將扮演秦檜的演員當場殺死。最近，藝聯劇團在新加坡公演「秋海棠」，當我看到季兆雄的險惡奸詐，而同時又想起這段掌故的時候，不禁為扮演季兆雄的賀思彥兄捏了一把冷汗。幸好新加坡觀眾的藝術修養都很高，還不致那樣衝動。但是，每當演到第三幕季兆雄陰謀獻計的時候，台下的感嘆聲、咒罵聲仍然不絕於耳。

毫無疑問地，「秋海棠」是一部成功的劇本。但是，成功的劇本，還要靠成功的演員來表現，才能把靜的藝術變為動的藝術，使觀眾更易欣賞，更易接受。這次藝聯劇團上演斯劇，在角色的配檔上，可說非常成功。賀思彥的季兆雄，鄭凌雲的袁寶藩，都能作到窮凶極惡，令人切齒痛恨。秦士穆的趙玉崑，戴心啓的尙老二，唐榮昌的小狗子，都能作到滑稽突梯，令人捧腹大笑。而奚望的秋海棠、柳波的羅湘綺和廖海崙的梅寶，都能激發人的同情，令人一掬同情之淚。

過去在國內，秋海棠一角常由兩人分飾，並且有的把序幕省掉。這次「藝聯」上演此劇，秋海棠一角由始至終完全由奚望一人担任，是相當吃重的。在序幕裏，秋海棠粉墨登場，一段「女

來就是這樣的。「這是一種以權威的論調，要迫使別人與他取得協調而謀和諧。也有些人說：「這是我自由。」這是一種獨斷的論調，要否定別人，而不願與自己之外的一切求得社會意識的建立，應該是對症下藥的良方了。

在人與我的衝突中，用倫理道德的規條來約束自己，來衡量他人。在人與我協調之後，再以社會國家的意識，來促進繁榮和福利。我們不能獨善其身，也不應遺世獨立，更不可玩世不恭。大家在導演的督導下，好好唱完這一齣人生的戲。在人生的舞台，真理就是導演；對於每個演員的要求是：善與美。

我與內子曾去參觀藝聯劇團演出的「秋海棠」。因為台上下都是朋友，幕啓看戲，幕落談笑，簡直忘了我們是在看戲呢？還是在演戲？這次的演出，劇本好，導演好，演員更好，演到傷心處，演的流淚，看的也流淚。

散戲出來，內子的眼睛都腫了，戲真「演」得好麼？既然是「演」出來的，便是假的，為什麼要「演」得看了使人流淚？那是假是嘛！戲「演」得不好麼？假的，是演員「演」出來的，我們看了都會流淚；如是真的，我們看了會要放聲大哭了。真和假的分別到底在那裡？哦！「人生就是一個大舞台。」我祝藝聯劇團的朋友們。



起解」，非對京戲有相當修養者莫為。奚望兄經過幾個月之苦學，演來居然維妙維肖，實在難得。一、二幕的秋海棠，正是大紅大紫的時候，年青英俊，瀟灑超逸；三幕裏的秋海棠被敲詐，被毀容，被迫害；到四、五兩幕，秋海棠已經窮困潦倒，落魄不堪。這正是一個不幸的京戲藝人的一生寫照，是仇和恨、血和淚凝結成的辛酸史。奚望兄飾演此角，能掌握住秋海棠不同時期的不同造型，從英俊瀟灑到衰老病死，都能刻劃得入木三分。尤其自第四幕開始，秋海棠帶着臉上的傷疤，隱居鄉下，處境淒涼，其化粧、步法、聲調，都與第一、二幕完全不同，前後映照，令人激發起無限同情。到最後一幕，秋海棠帶病登台，一副窮途末路的神氣，更使人為之鼻酸。在後台與張銀財、王管事一段對話，自嘆身世，卒因體力不支，病逝台上。演至此處，台下觀眾中嘆氣者有人，飲泣者有人，整個劇場台上下都籠罩着一層悲愴之氣。

在「秋海棠」裏，羅湘綺一角由柳波飾任。柳波在「北京人」裏會飾演大奶奶，其好酸潑辣，留給人深刻的印象。此次飾演溫柔嫻靜的羅湘綺，在人物造型上恰恰相反。但柳波却能適當把握住劇中人的性格，把一個端莊賢慧的羅湘綺呈現台上。當其提箱逃跑，忽聞庭外呼喚，一步一驚的一段，使台下人的心絃亦為之一緊一弛。在四幕裏母女相會一場，內心緊張激動，表面力持鎮靜的神態，發揮得淋漓盡緻。到「梅寶，快不要再叫我太太！」的那句，台下觀眾紛紛拭淚。廖海崙在此劇中飾演梅寶，一副天真無邪的小兒女神態非常逼真，幾個小動作也描摸的非常相像。到母女相會的那幕，一聲「媽！」就像啓開了觀眾的淚腺，使人無不為之心酸。

「秋海棠」全劇中，固然也不乏輕鬆笑料，時時引起台下的哄堂大笑。但就結局來看，確實是一部成功的悲劇。且看：觀眾中有不少人在為「秋海棠」落淚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。



漢明威的「戰地春夢」

· 孔斯文 ·

近幾年來，偷閒讀了不少名著小說，但只有漢明威的「戰地春夢」印象最深，歷久不忘。

漢明威是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美國作家，他歡喜以自傳式寫故事，「戰地春夢」也是如此。有些作家以為自傳式的文章不科學化，而慣於運用橫剖面的寫法，放棄了前後的次序。橫剖面的寫法，可以輪流寫各個人物，用以寫社會小說最為適宜，有時寫來得法，整個社會，栩栩如生。「戰地春夢」用自傳式寫出，也有相當好處，因為一切比較逼真，好像是真實的回憶錄。

在「戰地春夢」中，漢明威創造了一種簇新的風格。他只求文辭達意，絕不堆砌詞句和雕刻字眼，一反歐美某些小說家的華麗作風。例如：關於戰爭的描寫，只是寥寥數筆，而戰爭的恐怖全已活現於紙上，遠比一般所謂寫實小說要高明得多。對於男女情感，也是輕描淡寫，希望讀者自己意會。人物對話的內容，並非重要，但這些對話自有的一種緊張情緒，很能引人入勝。書中所寫，多是天氣寒熱雨晴，肚飢、口渴、睡覺等簡單的感覺。這些感覺很普通，文明人也有，野蠻人也有，大家容易體會。據我看來，「戰地春夢」能得到無數讀者的喜愛，就在書中人物的感想與遭遇，或許正是你我本身的經驗，故而倍覺親切，愛不釋手。

漢明威本人，曾以此書自比莎翁名劇「羅密歐與朱麗葉」，似甚妥當。書中男主角是個典型的美國青年，歐戰爆發之後，自投義大利軍任救護隊隊長，暇時以嫖飲自娛，以戀愛為遊戲。女主角是個英國女看護，未婚夫殉難於凡爾登一役

，鬱鬱失意。作者就是把這樣兩個小角色，寫成一部淒絕人寰的故事。最可貴的，是作者的文筆極有含蓄，就在最後極緊張的場面，也是簡單幾筆，多一句不妥，少一句也不好。

「戰地春夢」全書為五卷，共四十一章。第一卷寫亨利在義大利的軍隊生活，初遇女看護卡薩玲和初次受傷。第二卷寫亨利養傷米蘭，卡薩玲也設法在那間醫院服務，二人相愛。第三卷寫亨利傷愈重上前線，不到幾天，德軍衝破義大利軍防線，亨利死裡得生，終而逃亡。第四卷寫一對有情人再會於義大利西部避暑勝地，因避緝捕，連夜划船逃進義大利境，進入瑞士。第五卷寫

讀者·作者·編者

謝詩人力匡，他已答應為本刊譯介一些歐美文學家的傳記，第一篇是「神曲的作者但丁」，經在本期發表。他的中英文造詣都很深，所翻譯出來的東西，做到了「信、達、雅」這三個字，真不愧為大手筆。

魯莽的「中國寡婦山神話」，原本是印尼民間的傳說，現經他加工修飾一番，可說得是「化腐臭為神奇」，更為生動，更為感人。神話本不容易寫好，因為不比小說可以自由構思，而要根據前人遺留下來的故事去發揮，絕不能離譜太遠。何況，作者還是一個中學生，有此寫作技巧，尤足稱道。

幾乎忘了提出「貓的風波」，這是一篇很精彩的短篇寫實小說，值得特別推荐。本文作者茹士，是馬華文壇的後起之秀。他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法，把個人的生活片段，加以細心的裁剪和裝飾，寫成一個能感動讀者的故事，其成就就是可大大誇耀的。

最後，編者願在此鄭重聲明：本刊園地真正公開，無論任何人的來稿，沒有一篇不經過詳慎審閱，才定去捨。這其間，不含分毫私見，不買甚麼面子，既不會隨便擱置，退還或丟在字紙簍裏，也不會未經寓目便糊裏糊塗的刊了出來。因為有些作者對此不無誤會，特加澄清，以釋群疑。

二人在瑞士山居生活，卡薩玲終因難產逝世。「戰地春夢」的主題，與其說是暴露戰爭的恐怖，倒不如說是暗示人生的殘酷。作者所最佩服的，就是慘遭命運磨折而不屈的勇者。卡薩玲不但是麗若西子，且勇如木蘭，懷孕而不結婚她不怕，即是最後難產時期，還是談笑自若，可惜終為造物所乘，千古長恨。

據說，「戰地春夢」是漢明威參加歐戰的經驗，無怪其寫得如此逼真，如此生動。當此書在一九二九年出版，曾震動一時，英國有一位作者甚至譽為古今十二大奇書之一，而與莎翁名劇並稱。

漢明威的作品，除了這部「戰地春夢」之外，還有「沒有女人的男人」、「太陽也昇了」、「午後的死」、「日出」和「老人與海」，大都被譯成多國的文字，流傳甚廣，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

星馬

星馬文藝叢書又出一種，這就是馬華作家苗秀的「邊鼓」。全書百餘面，容納了六篇文章，目次爲：少年時代、河灘上、婚禮、還鄉、流離、夜，都具有完善的思想，能够表現時代的呼聲。

名指畫家吳在炎，定於本月底啓程前赴越南。渠此行係應越南政府新聞部及自由太平洋學會之邀，將在西貢、堤岸二地展出近作數百件，並當衆表演指畫絕技。其後，吳氏擬繼赴泰國，亦將在曼谷舉行個展一次。

繼藝聯劇團公演「秋海棠」後，工商校友會也推出了「春」，自本月十七日起至廿一日止，一連演出五天。這是一個四幕劇，故事情節雖很沉悶，但因演職員配合得宜，一氣呵成，絕無冷場，大體上可說是成功。

香港

新近成立的「大陸通訊社」，爲報導中國大陸各種情況，特發行「大陸新聞」一種，每週出版一次，十六開本，共十頁，內容充實，印刷精美，這對關心祖國的海外華人是一個好消息。

周鯨文著「風暴十年」已脫稿，全書共三十六萬餘言，對中共的一切措施，有詳盡的描述，誠爲對中共問題研究的權威之作。

文山出版社曾於「黃花節」發起徵詩，現已輯成一部發揚民族正義的「中興詩選」，皆爲海內外愛國詩人之傑作。

台灣

蔣總統近在台北中山堂設宴招待各大專院校資深教授一百餘人，除對他們的辛勤功績表示嘉慰外，並強調民族精神以及自然科學教育

的重要，期望他們在文化教育學術各方面齊頭並進，尤其是對於復國以後的文化學術教育的重建，更要加以研究。

據甫由日本講學歸來之台灣大學黃得時教授說：日本第一流大學，均設有中國哲學、語言、文學、史學等科，以從事研究中國文化。現在日本國內對於中國文學的翻譯非常流行，中國詩人全集及中國古典文學全集等書皆相繼出版問世，頗受讀者歡迎。

中國大陸

中共文化部近在江西召開一次「七省市的文化工作現場會議」，這七個省市包括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、湖南、江西及上海市等。在會議中，錢俊瑞提出了文藝工作的三大緊急任務：①爲鋼鐵元帥披紅掛彩；②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服務；③爲解放台灣服務。

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發表一篇「告讀者作者書」，其主要內容可以分爲三點：①由於目前群眾共產主義精神的高漲，已經出現很多工農群衆的文學佳作，因此，一般文學工作者，必須改造自己的立場和群衆打成一片。②文藝日報、「萌芽」以及躍進文學研究叢刊等，過去的稿費標準都過於偏高，並且等級的差距也太大，這都是促成文學工作者特殊化的原因。③今後的稿費，一概照過去標準的一半發付，並減少等級的差距。

北大中文系三年級的學生，完成了一部「中國文學史」的著作。這一部文學史編輯的方針，第一是破除個人的偏見和偏愛；第二是肅清爲藝術而藝術的觀點；第三是政治標準第一。

大陸的文藝創作，也正在提倡「合作社」的方式。「文藝報」半月刊說：「與群衆合作的形式，應該多種多樣。可以共同構思，共同執筆；也可以共同構思，一人執筆；甚至由群衆口述，另外着人記錄，這都是一種集體的創作。」這一個「創作合作化」的建議，原是田間提出來的。他說：「文藝創作」主要是靠個人寫作，但是「作者」却不能是「單幹戶」，必須有一個互助組。現在大陸的文藝，已經產生了很多「合作社」的作品。

友聯書報發行公司

469, North Bridge Road, Singapore, 7.

新近運到大批新書

國民學校叢書 全書卅二開本 一百冊 復興書局出版

每套售價叻幣六十元五角（外埠照加郵費）

甲、行政類。

- 怎樣做校長
- 怎樣建築校舍和充實設備
- 怎樣繪製會計圖表
- 怎樣佈置學校環境

丙、訓導類。

- 怎樣編寫學校應用文（上）
- 怎樣編寫學校應用文（下）
- 怎樣實施勸員月會
- 怎樣召開各種會議
- 怎樣指導新教師
- 怎樣指導兒童升學就業

乙、教務類。

- 怎樣編製學級
- 怎樣調整課程及編排日課表
- 怎樣編管學籍
- 怎樣實施二部教學
- 怎樣實施複式教學
- 怎樣辦理幼稚園
- 怎樣編訂幼兒班教學單元（上）
- 怎樣編訂幼兒班教學單元（下）
- 怎樣實施心理測驗
- 怎樣做教育實驗
- 怎樣編訂教案
- 怎樣提高兒童就讀率及出席率
- 怎樣指導兒童各科作業
- 怎樣指導兒童課外閱讀
- 怎樣舉行成績展覽會
- 怎樣編撰補充教材

- 怎樣實施鄉土教育
- 怎樣攷查學業成績
- 怎樣製造標本
- 怎樣自製教具
- 怎樣實施公民訓練
- 怎樣指導兒童自治
- 怎樣實施課外活動
- 怎樣指導兒童問題
- 怎樣攷查操行成績
- 怎樣實施獎懲
- 怎樣實施時事教育
- 怎樣實施家庭聯絡
- 怎樣不用體罰訓練兒童
- 怎樣指導校外活動
- 怎樣辦理學校衛生
- 怎樣指導紀念日活動
- 怎樣實施勞動生產教育
- 怎樣訂定兒童生活公約

丁、總務類。

- 怎樣管理學校經費
- 怎樣管理學校文書及財產
- 怎樣辦理員工福利

戊、輔導類。

- 怎樣實施輔導工作
- 怎樣研究與進修
- 怎樣舉行觀摩會

己、民教類。

- 怎樣選擇參攷書
- 怎樣辦理民教班
- 怎樣辦理社會教育

庚、教學方法類。

- 怎樣運用新教學法
- 怎樣運用設計教學法
- 怎樣教學注音符號
- 怎樣教學讀書
- 怎樣教學說話
- 怎樣教學作文
- 怎樣教學寫字
- 怎樣隨機教算
- 怎樣教學算術
- 怎樣教學珠算
- 怎樣教學常識
- 怎樣教學歷史
- 怎樣教學地理
- 怎樣教學自然
- 怎樣教學公民
- 怎樣教學唱遊
- 怎樣教學音樂
- 怎樣教學體育
- 怎樣辦理童子軍
- 怎樣教學工作
- 怎樣教學美術
- 怎樣教學勞作
- 怎樣研究教育哲學
- 怎樣研究教育心理學
- 怎樣研究兒童心理學
- 孔子教育學說
- 孟子教育學說
- 王陽明教育學說
- 蔡元培教育學說
- 國父教育學說
- 蔣總統教育學說
- 斐斯泰洛齊教育學說
- 福祿貝爾與孟特梭里的教育學說
- 杜威教育學說
- 克伯屈教育學說
- 美國小學教育
- 日本小學教育
- 英法德意四國的小學教育
- 民生主義樂育兩篇之研究與實施
- 怎樣研究三民主義教育

辛、教育研究類。

- 怎樣研究教育哲學
- 怎樣研究教育心理學
- 怎樣研究兒童心理學
- 孔子教育學說
- 孟子教育學說
- 王陽明教育學說
- 蔡元培教育學說
- 國父教育學說
- 蔣總統教育學說
- 斐斯泰洛齊教育學說
- 福祿貝爾與孟特梭里的教育學說
- 杜威教育學說
- 克伯屈教育學說
- 美國小學教育
- 日本小學教育
- 英法德意四國的小學教育
- 民生主義樂育兩篇之研究與實施
- 怎樣研究三民主義教育

壬、教師知識類。

- 怎樣實施教育
- 怎樣實施山地教育
- 國校教師的地方自治知識
- 國校教師的政治知識
- 國校教師的經濟知識
- 國校教師的法律知識

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

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

第一輯至第五輯各一百本·每輯售價叻幣一佰伍拾元（外埠另加郵費）

優待學校及教師·蓋章購價九折